道德真經集解

黃帝陰符經疏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黄帝陰符經疏



江蘇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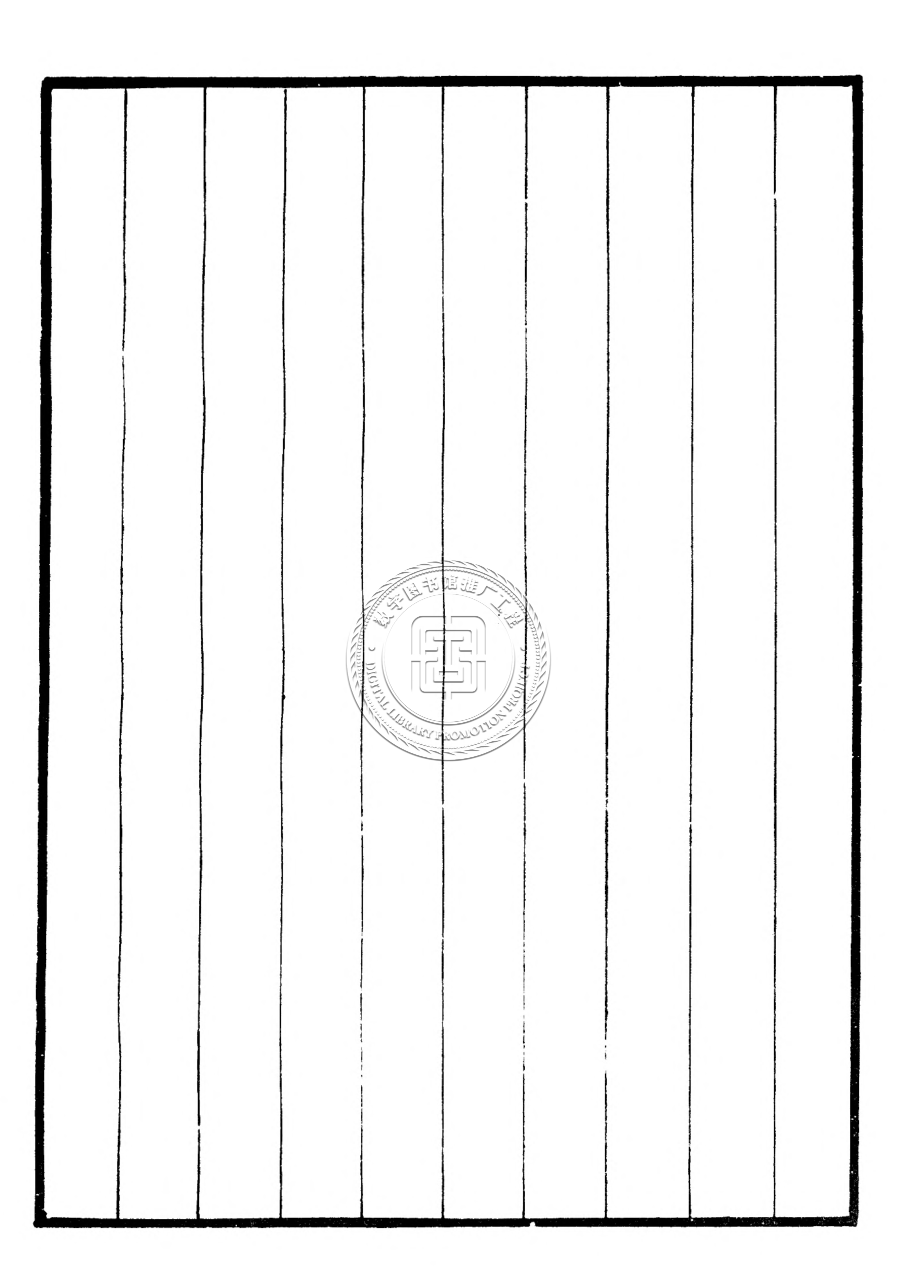




四庫未收書提要

黄帝陰符經疏三卷提要

唐李筌譔按筌所著太白陰經八卷四庫全書已著錄此書載宋崇文書目館閣書目通志通攷及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皆作經注一卷惟宋史藝文志作經疏一卷此本篇帙無多分為三卷已非筌之舊次上卷演道章載神仙抱一之道中卷演法章載富國安人之法下卷演術章載强兵戰勝之術與道藏本分目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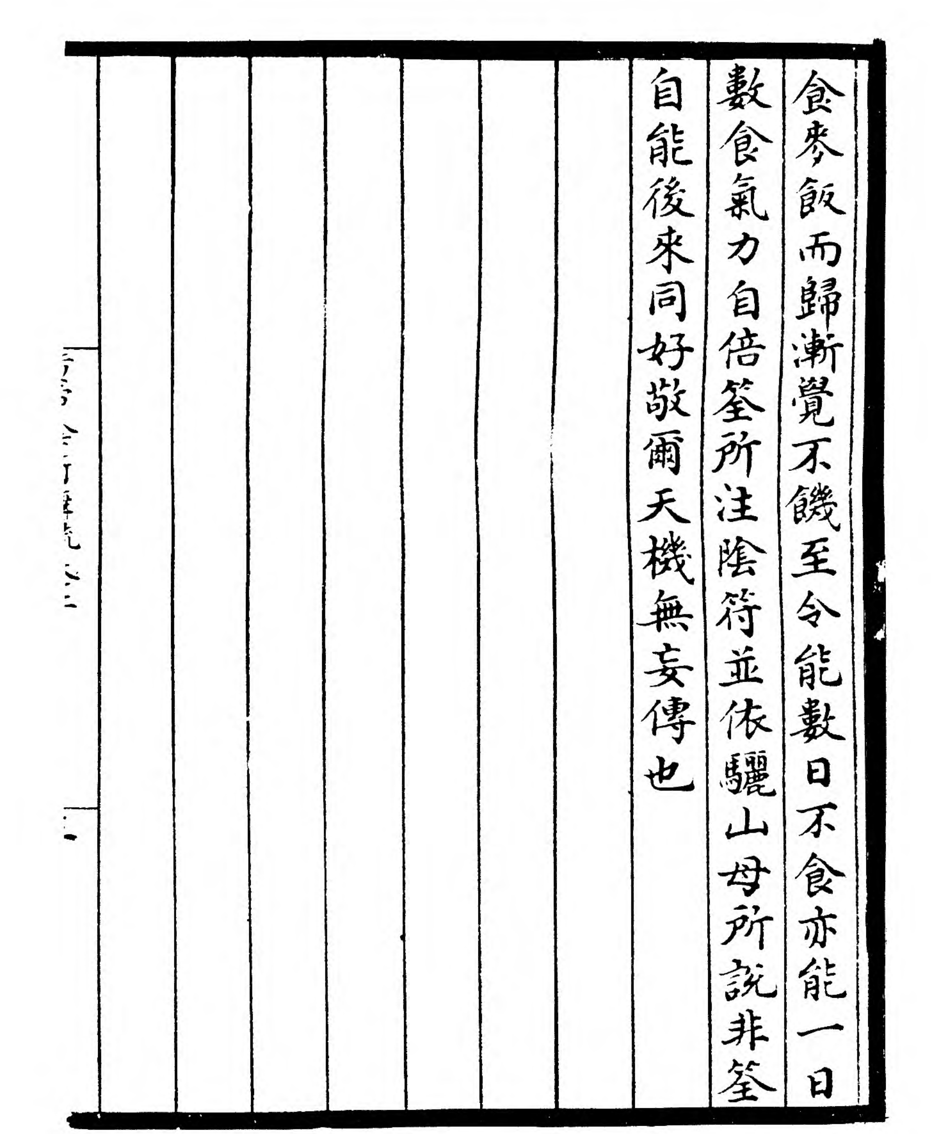
黃帝陰符經疏序

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手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鬒髻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杖路傍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

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爲一周六周積筭一千八十歲年少從何而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年少顴頰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兎杖端刺筌口令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説陰符元義言竟誡筌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

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包宇宙括九州不足以爲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爲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癡風癎狂誑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本者爲師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二十紀河圖洛書

云黄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
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
有功德司命輙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
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
千二百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
銷灾害出三尸下九虫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
也母語畢日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因袖中
出一瓢令筌取水筌往谷中盛水其瓢忽重可百餘
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乆而却來已失母
所在唯留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



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饑至今能數日不食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箋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箋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黃帝陰符經疏卷上

少室山李筌疏

釋題陰闇也符合也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故曰陰符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但觀天道而理執天之道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

疏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炁輕清上浮爲天陰之精炁重濁下沉爲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炁耳地積塊耳自地已

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奈何憂乎天崩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炁炁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炁而行則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外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

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矣

疏曰五賊者五行之炁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太公

注云聖人爲之五賊天下爲之五德人食五味而死無有死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所言賊者害也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炁故云天有五賊此者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位爲五方在物爲五色在聲爲五音在食爲五味在人爲五臟在道爲五德不善用之則爲賊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爲生殺晝夜不停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見之者昌何也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之源則而行之此爲見也如人審五賊善能明之

則爲福德之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藏者何也在
其心故曰五賊在心心既知之故使人用心觀執
五炁而行觀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
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
同遊豈不爲昌乎在仕宦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
富貴榮華豈不爲昌乎在軍旅之道明五行逆順
則戰取必勝豈不爲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因
五行相生之道而用之則爲道德合於陽也相尅
之道用之則爲賊害合於陰也故三教大師皆用
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惡而

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陽之主也陰惡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百萬經敎虛廣故也故宣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則至道也何必廣談修習歟合道之體不出此門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元者皆在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文少而言近自不閑其要妙亦何在三敎經書廣博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此之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

跡曰夫人心主魂之官身爲神之府也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士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乎中萬物雖多生殺不出於術內故曰心正可以辟邪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而震私情紊亂天地而反覆天人俱合於公道則

千變萬化無不定矣
疏曰天合五炁遞爲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合其機宜不妄發動陰陽改變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秉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爲秉天之機不失其宜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炁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與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爲非天之合殺彼人柰何殺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如奸臣逆節違背

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凶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動殺機者同翻天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為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誅之人共殺之俱合其殺機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基罰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殺之機宜愜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名曰定基君臣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運同其天道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嶽瀆安其靈上施道德下行仁義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默名曰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之擇善无令患生也

疏曰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共有之但少而言之人有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顯招其咎者何也為不能隱密不自誡慎以致傾敗耳故道德經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言隱密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也可以伏藏者賢人君子縱有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其機宜可不為巧乎常能隱伏藏匿巨細用之恐被嫉妬讒毀反招其咎耳

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興動不自藏隱丘招禍患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伏於身心然後內觀正性外覩邪淫善則行之不善則捨之修身錬行而成聖人外人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我修而致之故曰伏藏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言人九竅俱邪皆能生患在於要者耳目口也切使誠慎无令禍生

疏曰南華云人有百骸九竅五臟體而存之人禀五炁而成形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遞生

邪正互為君臣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耳目口也故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談邪事所以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妄悉不將心視聽言説此名静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名動也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在此名静也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静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但遇善即動逢邪即静此則身無禍患皆在耳目口之防慎故云

在乎三要耳可以動可以静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使人治國安身而
令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
疏曰此一科言聖意與其喻也爲上文九邪三要
動靜之宜切令戒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與此火
木姦國爲令喻殷勤修鍊以成聖人木中有火者
喻人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太公注云廣成
子以爲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炁書云火

炎崑岡玉石俱焚矣木中藏火慎勿鑽研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忽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包藏害心思圖篡奪苟欲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國中人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効忠貞時自雍和天下寧泰姦人徒有其心無由妄敢興動皆候其時合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徵歛苛刻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乎又姦者不一乘此隳敗之時則諸奸競發其國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竅

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伏身心之
中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興耳若邪競發則身潰矣
故以姦火藏於木國以喻邪正伏於身心此雅賢
哲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
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
道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驪山
母云聖人學之得其道爲順天時則內懷道德外
任賢良知之修鍊而成聖人是得其道以昇雲天
黃帝是也賢人學之得其法爲依五行之善正不
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財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爲

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爲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其術賢臣夔龍伊尹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爲將天道之炁不習善之用以智巧辯慧之性專事三及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屠害苟求奢榮傾奪於世雖暫富貴不思禍之將至反招敗亡延及後世是得其殃也祿山思明篡逆悖亂之臣是也聖母又言此文深奧若巨海之朝百谷含宏萬象妙義靈也

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其機宜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

讚曰

天道應運　陰陽至神　察其機要　存亡在身　悟者爲正　迷則非真　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黄帝陰符經疏卷上

黃帝陰符經疏卷中

少室山李筌疏

富國安人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

天覆地載萬物潛生沖炁暗滋故曰盜也

疏曰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乎五行共成其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此七炁而生長從无形至於有形潛生覆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天地亦潛與其炁應用无窮萬物私納其覆育各

獲其安故曰天地萬物之盜

萬物人之盜

萬物盜天而長生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

疏曰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人之最靈位處中宮心懷智度能反照自性窮達本始明會陰陽五行之炁則而用之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是也故上文云見之昌也人於七炁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潛取以資養其身故言盜則田蠶五穀之類是也列子曰齊有國氏大富云吾善爲盜

矣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雨澤之滂潤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鱉吾始爲盜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无殃咎若人盜人之金帛奈何无辜乎萬物盜天地以生成國氏盜萬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萬物人之盜也

人萬物之盜也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既盡也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任

疏曰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祿富貴殊不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爲

盜者亦自然之理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愜其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列子言盜亦有道乎何適其无道也見室中之藏聖也知可否智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人无此五德而能行盜者未之有也此盜中之道也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任矣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者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无患咎興動合其機宜則萬化皆安矣

䟽曰言人理性命者皆須飲食滋味也故左傳曰味與道烝烝以實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黄帝曰人服飲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菓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臓此食時之義也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乖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臓安和无諸疾病長壽保終豈不爲百骸理乎故亢倉子曰冬飽則身温夏飽則身涼温涼時適則人无疾疢疫癘不行得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也天所以與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人既棄之將何有國哉但

三盜既合其宜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然後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乘此既宜盡安之時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仁及昆蟲化被草木舉頭皆合於天道之機宜則陰陽順時寰宇清泰使萬民之類皆獲其安寧此則動其機而萬化安故云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陰陽生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靜黙而不神能生萬物陰陽為至神矣

疏曰神者妙而不測也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人

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而生謂之曰神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虛靜寂然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三才萬物種種滋榮而獲安暢皆從至道虛靜中來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飲食修鍊之士明悟无為不神之理反照正性而修無為之業存思守一反朴還淳歸無為之道元之又元方證寂默而不神此則不神而能至神故曰明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

焉神明之功出焉

疏曰日月者陰陽之精炁也六合之內爲至道也日月度數大小律厤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者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成萬物有動植功力微妙至於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之神日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有從无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又言世間萬物皆禀此聖功而生大之與小咸有定分不相

違越則小不義大大不輕小故莊子言鵬鷃各自
逍遥不相繾羨此大小有定之義又言上至王侯
下至黎庶各有定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歲稔時
雍名曰太平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其盗機也天下莫不能見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
小人得之輕命

盗機深妙易見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能固躬
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也

疏曰盗機者重舉上文三盗之義也假如國氏盗
天而獲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深理

何名爲盜機緣已之先无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己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者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默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致守一存思精心念習竊其深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小人得之

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才學武藝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榮華寵辱或軍旅傾敗貪婪損已或耽財好色雖暫得浮榮終不免於患咎蓋為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讃曰

天地萬物　陰陽四時　更相為盜　貴合天機　聖功神明　非賢莫知　固躬輕命　審

察其宜

黃帝陰符經疏卷中

黃帝陰符經疏卷下

少室山李筌疏

强兵戰勝演術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絶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主事精專也

疏曰言人眼貪色則耳不聞正聲聽淫聲則目不覩正色此視聽二徒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无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

貪著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瞽者哉但心中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精思舉事發機皆合於天道比之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在用師他皆倣此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上云身心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機比常十倍就中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在用師也論語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之義也所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略若寡

於謀慮輕爲進退竟致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引以用師爲喻切令修鍊保護其身非真用師也道德之士嫉惡如讎知此耳目絶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佞之賊自固其躬久久成道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古今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衛公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以致榮華然終謂强兵戰勝之術以爲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説得之以處元枵也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貪於物者損壽目覩无厭則意荒但戒目收心則无禍敗之患也

疏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故亢倉子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招埰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以養性命也令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不知休息此言心生貪婪爲物所盜使人禍敗耳家語云嗜慾无厭貪求不止者

刑其殺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所貴知足適其中不令將心苦貪於物反傷正性必害於人故劉子云大林養鳥溫湯養魚之義以生於物死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加於物者皆由自覩而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戒慎其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不撓其性以固壽保躬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

天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養萬物不求恩報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

疏曰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
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故
老子言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

疏曰迅雷者陰陽激搏之聲也烈風者莊子言大
塊噫炁其名為風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威人
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此言道德之
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不仁則大地人民禽獸草
木皆自歸恩於君感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

无不逍遥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覩其威命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咸生恐懼之心各自警戒各自慎行也以此治軍則將勇兵强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言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尚廉靜則心无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遥有餘

疏曰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若以此樂必无餘故家語云至樂无聲而天下之人安三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

欺於物不徇於時理國安家无淫刑濫罰不越國章身无過犯无所憂懼自然心懷悅樂情性怡逸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比此樂乎至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至靜則廉者既不為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无憂无事之歡如此則不為聲色所撓而性靜情逸神貞志廉也亢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引此四通之體義存乎一故謂至樂至靜也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廉也夫將帥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撓賞罰不差父子

爲軍心懷恱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凶剋敵功業必成故曰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夫能棲神静樂之間謂之守中六情不染二景常然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幽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功顯著至公也

疏曰天者至道也言至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无有形段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於杳冥之中應用无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白顯用衆可觀之義也此

言道德之君智慮廣博包總萬機智謀巧拙進退可否悉能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也及其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明白爲天下之可觀乃至公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爲軍師之體能用以隱密機數難窺取捨如神威恩顯著上清下正將勇兵強剋敵摧兇功業盛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禽之制在炁

鵬摶九萬積炁而昇蜩鳩搶榆决起而上皆能制炁進退而自由也

踈曰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炁者天地陰陽之炁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爲利禽鳥運動皆以翅羽鼓炁心動翅鼓无所不之上下由之況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養命以致長生乆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炁則遨遊太虛禽鳥不足比也爲軍帥之體善用五行休王之炁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爲難故曰下有强兵戰勝之術者也

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

愚人徇物而貪生違生之理者促壽賢人損己以

求道德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
致滅亡也鞠養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
合之理故莊子言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
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必資衣食之育養
也然在於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
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
樸亦不知有長生短促之理任自然而逍遥年壽
長永後代真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紈
綵滋味餚膳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之

太過役心損慮反招禍患為促壽之根本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者至如道德之士損己忘劬以求長生之術或則飡霞服炁辟穀休糧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必死之象殊不知長生之根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帥之體能知倖生即死必死而反生者則全軍保衆為良將焉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是強兵戰勝之術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君子勉善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人幸恩而起害

害生於恩也

疏曰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也本來無害亦無恩因救害而有恩則恩生於害至如賢人君子小有患難得人拯拔懷恩感激終身不忘是恩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君子之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戒慎終始保守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己過反生怨害此曰害生於恩道德之士感天地覆育之恩不辜至道生成之德修善行正反朴還元則無害可生於恩恩亦無由生於害不將恩害以撓性守靜默以生淳和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

者小人之道也爲將帥之體不負皇恩不驕榮寵慎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无由生於害害亦无由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无戰豈不美哉故云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哉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雨雷電水旱灾蝗而生憂懼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矣安撫黎人轉禍爲福以此時物文理哲唯聖哉知之者矣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理矣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覩雷電之震

恕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虫蝗恐禍及身悉懷憂懼愚人以此爲天地文理聖也時物文理者但君懷廉静臣効忠貞鸜鵒不喧邊烽无燧兆人康樂寰宇寧泰縱天地灾祥无能爲也聖我以此爲時物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孽桑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野木合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太戊恐懼側身修德思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无能爲灾夫子曰存亡禍福皆在於己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則妖禍不勝善

政怪夢不勝善行又堯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載兆庶和平人无饑色何者為君有道政理均和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有水旱不能為灾也水旱者天地也文理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為福易死而生故曰我有時物文理哲夫為軍帥之體日暈五色星流四惟恠獸衝營野鳥入室以天地文理示其灾祥但能修政令設謀慮思撫士卒轉禍為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哲也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下章一百三言

皆使人深思靜慮思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隱密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讚曰

絶利一源　三思反覆　徇物之機　生死在目　樂出安靜　恩生害酷　天地災祥　時理爲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唯勝者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言陰陽相推激至於自化在於目前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不可為因以制之

亮曰深矣善矣天人見之為自然英雄見之為制

愚人見之為化也

至靜之道律厤所不能契

鳥獸之謂也

良曰鳥獸之靜厤不能機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 萬一決也

神樞詭藏

六癸即元女符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七十言理盡不疏也

黃帝陰符經疏卷下









道德真經集解

江蘇古籍出版社

擘經室外集卷一

道德真經集解八卷提要

唐岷山道士張君相撰君相事蹟不可攷此書舊本皆題為吳徵士顧歡述攷顧歡齊時人隋書經籍志載老子義綱一卷老子義疏一卷又唐書藝文志有道德經義疏四卷義疏治綱一卷不特書名卷數均與此不合不應齊時人而先引及陶隱居成元英諸人惟晁公武讀書志王應麟玉海有岷山道士張君相三十家道德經集解一河上公二嚴遵三王弼四何晏五郭象六鍾會七孫登八羊祜九羅什十盧裕十一劉仁會十二顧歡十三陶宏景十四松靈仙十五裴處恩十六杜弼十七節解十八張憑十九張嗣二十臧元靜二十一大孟二十二小孟二十三竇略

二十四宋文明二十五褚糅二十六劉進喜二十七蔡子晃二十八成元英二十九車惠弼公武又言書稱三十而列名止二十九蓋君相自為一家言並數之介今以其言攷之頗與是書合則為君相所集無疑至書中兼有引唐元宗御疏則又為後人所羼入而所稱陳曰榮曰者殆杜光庭所云任真子陳榮也茲從道藏本錄出與天一閣所藏相同究係唐人所纂六朝人遺説賴以不墜著錄家往往失之為可惜也君相不知何時人晁氏以為成元英為皇朝道士則天寶以後之人案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序引著述人名有岷山道士張君相集解在元宗御疏之前則不在天寶後矣且晁氏之言書中亦不見未知何據

道德真經集解卷一

唐蜀郡張君相述

道可道

注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注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者當以无為養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也　疏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无極大道衆生正性也而言可道者

卽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説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思慮知妙絶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真寂之道可道可道可説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

注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注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者當如嬰兒

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也　疏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元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無不可故玉京經云無

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无名天地之始

注无名者謂道也道无形故不可名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无為天地本始也王曰道雖无名要能吐氣布化出於虛无與天地萬物作於本始也　疏始本也虛无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无名為物之本無名足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之母

注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　疏母有名迹也重元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義　顧曰有名謂陰陽無名謂常道常道無體故曰無名陰陽有分故曰有名始者取其無先母者取其有功無先則

本不可尋有功則其理可說謂陰陽含氣稟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

注妙要也言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大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化名道讚敘明是非也

節解曰謂守虛無也　疏妙精微也觀照察其已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為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已身之妙道遠鑒至

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注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　御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　疏言人不能無為恬惔觀妙守真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覩死生之歸趣前明無名有

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　張曰上達之人取捨情夷清虛無欲神情照察得道之徼妙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注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之心也異名者所名各異也無欲者長存有欲者亡身　疏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元

注元者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　疏元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元理歸無滯既不滯有又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元元之又元

注天中復有天也言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

疏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

於無故說一元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元今說又元更袪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元之又元　顧曰雖同稟氣於天蓋人有高卑氣有清濁天彌高彌清地逾卑逾濁人稟得清氣者則為賢智稟得濁氣者則為凡愚賢智無欲觀見其妙凡愚有欲觀見其徼自然有此

衆妙之門

注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人能除情去欲守於中和是謂知道之門也　疏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元遣二偏之雙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唯羣聖之户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注自揚己美使彰顯也

斯惡已

注有危亡也　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
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
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耽
滯諸塵妄起美惡違其心者遂起憎嫌名
之為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為美不
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
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
鳥見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以斯而驗豈

有美惡哉故知世間執美為美者此即惡矣　顧曰一切衆生皆知耽美前境五欲聲色等諸塵為美美之不息必以身為患

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

注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注人所爭也　疏凡鄙之流迷於真理非但躭淫聲色抑亦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

已害物不知名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子云為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臧惟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羅曰人之受形皆智受形而貪名其所貪惜無非名善此善無善不免諸苦名雖稱遂何益於已

有無相生

注見有而為無也　疏有無二名相因而

立推窮理性卽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
明萬法無實　王曰嗜慾為有心清虛為
無心

難易相成

注見難而為易也　疏空心慧觀無易無
難分别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
互而成　王曰抑性為難從情則易抑易
從難則善捨難從易則凶兇悖外顯故曰
相成

長短相形

注見短而為長也　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曰長短相形而有也

王曰自是為長非物為短他亦自是而非彼

高下相傾

注見高而為下　疏傾奪也夫有高即有下無下即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丈比尺尺即為下向者之高今之成

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也

音聲相和

注上唱下必和也　䟽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空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注上行下必隨　䟽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

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知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　王曰終始相逐不相遠離如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善惡行於前吉凶追其後

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

注以道治也節解曰謂自然也　疏聖人者體道契真之人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己兼能正他故名為聖即此聖人慈悲

救物持無為之妙法治有慾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故云是以聖人治又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為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為斯乃無為即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云處無為之事也

行不言之教

注以身帥導之　疏妙體真源絕於言象

雖復虛寂而施化無方豈惟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出處語嘿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焉

注各自動作

而不辭

注不辭謝而逆生止也 疏萬物者一切

羣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玆虛谷感而後應不為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

注元氣生萬物而不有也

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疏恃怙賴也大聖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功成弗居

注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　疏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居

注夫唯功成不居其位也

是以不去

注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

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也
疏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
毒含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其唯聖
人乎只為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
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

注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
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
官 御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

使民不爭

注不爭功名返自然也　疏非謂君王不尚賢人也直是人行撝謙先物後己不自貴上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而賤物則浮競互彰各各退己而先人則爭怨自息故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

注言人君不御珍好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

使民不為盜

注上化清淨下無貪人　節解曰謂邪氣不來盜賊不入行一握固則邪氣去也

疏難得之貨謂趙珠荊璧等物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濫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慾

注放鄭聲遠佞人　節解曰謂無為也

使心不亂

注不邪淫也　節解曰常存一也　疏可
慾者即世世間色聲等事可貪求染愛之物
也而言不見者非塗耳目以避之也妙體
塵境虛幻竟無可慾之法推窮根塵不合
故也既無可慾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心
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
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
聽亦無所聞前不爭不盜是別令不見可
慾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獨顯聖人虛

懷利物

是以聖人治

注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　節解曰謂治身也

虛其心實其腹

注除嗜慾去煩亂懷道抱一守五神也

御曰心不為可慾所亂則虛矣　節解曰

虛其心無邪思也實其腹閉氣養精也

郭曰其惡改盡諸善自生懷道抱一淳和

内足實其腹也　疏既外無可欲之境内
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
既境幻後又心虛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
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而德充
於内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注和柔謙讓不處權强也　御曰心虛則
志自弱也　疏既内懷實智而外宏接物
處俗同塵柔弱退已也

强其骨

注愛精重氣髓滿骨堅也　御曰腹實則自然骨强也　顧曰骨以含精精散則骨弱保精愛氣則其骨自强　疏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内恒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言强其骨也

常使心無知無慾

注反朴守淳也　御曰無爭尚之知絶貪求之欲也　疏知者分别之名欲者貪求

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令倒置
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也
使知者不敢為
注思慮深不輕言
為無為
注不造作動因循也
則無不治
注德化淳百姓安　疏前既捨欲得無欲
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為道而言

不敢為者卽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為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

道冲而用之

注冲中也道匿藏名譽其用在中也一家云道以冲和為用故言冲也　節解曰冲者一也謂一在身中常行之也

或不盈

注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　節解曰

謂守自然也　疏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

切當之言莫先中道故云道冲而用之此

則以中為用也而言或不盈者向一中之

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今恐

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

即是遣中之義

淵乎似萬物之宗

注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祖也

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為澄為淵宗則大宗師之義

挫其銳

注挫止也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

解其忿

注忿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之　節

解曰謂無恚怒也　疏既重元行足自利

道員為物宗師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

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

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懟生乎違

順違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違順之兩空體

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

散其懷而無嗔癡也

和其光

注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爚亂人也　節解曰謂聖人為道常和神光也　疏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而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耀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

同其塵

注當與衆庶同其垢塵不當自別殊也

疏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

點穢淨物聲色等法能汙清行故名為塵也而言同者夫聖人降世晦迹應凡既韜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為異也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鈌注

專氣致柔

注專精閉氣使不散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

能如嬰兒乎

注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　節解曰謂抱行元氣不勞也大道流布若嬰兒也　御曰能如嬰兒者無所分別也專精沖和之氣所致　張曰以

為專精一也氣氣息也致得也柔和也嬰兒絕知見也夫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當專精愛氣得柔和之道然後能內息分別外絕知道身不見身其身亦滅心不知心其心亦寂故曰能如嬰兒　疏專精也氣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也

滌除元覽

注當洗其心使清潔也心居元冥之處覽

知萬事故謂之元覽

能無疵乎

注不邪淫也　疏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使神氣虛元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晏而無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為心無所取不為有生不為無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此明自利也

愛民治國

注治身者愛氣則神全治國者愛民則國

安

能無為乎

注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也　疏前既自利道員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别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為治國夫治國者須是淳朴教以無為杜彼姦邪塞茲分别如此則擊壤之風斯及結繩之政可追下文云以智治國國

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明白四達

注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

注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　節解曰四達為知八方也閉心杜念萬世常存子能行之通於上皇　疏明以能照得名白以

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碍言聖人空慧明白妙道元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略舉四方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為也 綦曰識身命財為四達無知謂心無分别也

天門開闔

注天門謂北極紫微宫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也闔謂呼吸也 王曰天有北極之星在紫微之内

宮內有五德之帝迭王故門有開闔闔則為否開則為泰故春則青帝門開餘門皆闔三時皆然終始五際謂五德廢興交代之時時有開闔代有否泰聖人處之常能守雌靜則不為終始傾動治身天門謂鼻口之門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修生行入氣息出入無令耳聞常能雌靜自得無為之道也

能為雌乎

注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
而不唱也　疏河上公本作天地夫天地
開闔謂刼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
中不為三災所及雖刼有廢興而心恒虛
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
流土山焦而不熱也
生之畜之
注道生萬物畜而養之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無所取有　郭曰氤氳合化庶物從生顯仁藏用卽有為迹功不歸已故曰不有　疏言聖人自利道員利他德滿故能生化羣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蒼生之可化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　疏只為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為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

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大不宰割以為器用　疏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為化主而忘功

喪我故云不宰　頤曰道則長而不宰聖則宰而不割成就一切實為化主而忘功

喪我故云不宰

是謂元德

注言道德元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心如道

也　張曰元深遠也德上德也歎此忘功

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遠上德也元德亦

天也爲而不恃合天之德也　䟽元言深

遠德乃上德也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

可謂深元上德也

三十輻共一轂

注古者車三十輻法月之數也共一轂者

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

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

総衆弱以扶强也　嚴頎等曰古有作車象月之數月有三十日車有三十輻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亦運載無停是故古車以象月也共一轂者旣三十日共一月亦三十輻共一轂欲明諸教雖多同歸一理一理雖少能総諸教治國論者衆必宗寡弱以扶强故以一轂之寡総諸輻之衆　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內空也

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拆推尋遍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也

當其無有車之用

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輿中空虛人得載其上

埏埴以為器

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食飲之器也

當其無有器之用

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　節解曰謂古人為土器不燒煉得水則敗為不成器也子欲為道不入室依時煉形者則為俗人必死也　疏考工云埏和也埴黏也和水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況聖人心空故能容物　張曰土有器性和之以為器人有道性修之以成道

鑿戶牖以為室

注謂作屋室也

當其無有室之用

注言户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　疏穿鑿户牖以為室屋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聖人心空故能容物穿鑿户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故有之以為利

注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消亡也　節解曰謂有道也

無之以為用

注言虛空者可用盛受於物也故曰空虛無形而能制有形也道者空虛也　節解曰謂聖人守一行自然無所用也　疏無賴有以為利有藉無以為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聖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

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聖人之利用

也　顧曰利益也轂中有軸器中有食室

中有人身中有神皆為物致益故曰有之

以為利也然則神之利身無中之有有亦

不可見故歸乎無物神為存生之利虛為

致神之用明道非有非無無無能致用有能

利物利物在有致用在無無無謂清虛有謂

神明而俗學未達皆師老君全無為之道

道若全無於物何益今明道之為利利在

用形無之為用以虛容物故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一

道德真經集解卷二

唐蜀郡張君相述

五色令人目盲

注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无色之色　節解曰非謂人之目盲欲自有所見但見元黃之色神明出入乘朱玉之輦五色光耀子則不見是故目盲也　疏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

覩即色之空與盲何別

五音令人耳聾

注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也　節解曰非謂人之耳聾欲自有所聞但聞鐘鼓之音不聞神明之聲故曰耳聾也　疏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耽絲竹耳滯宮商不能反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形體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

王曰若滯音淫聲即傷神敗正既有惡聲

啼吟即是聾也　顧什等曰但聞嘈嘈在耳𢌞曰不聾不知聲相即空與聾何異

五味令人口爽

注爽亡也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也

疏五味甘苦辛酸鹹也爽差失也躭貪醪醴咀嚼膻腥不能味道談元故言口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注人精神好安靜若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　節解曰謂人死歸土家室相

送婚姻馳走恍惚悲泣藏於塚壙之中送於野田之上親者狂跡者哀故曰若狂

御曰馳騁世務躭著有為如彼田獵之夫唯求殺獲日以心鬪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　䟽馳騁猶走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也故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趙璧隋珠珍貴金銀珠玉等物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也　疏佳麗之物貪著愛翫為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碍

是以聖人為腹

注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

不為目

注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也　疏是

以仍上文也聖人即舉聖戒凡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內視無色反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為目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疏去彼耳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實智

寵辱若驚

注身寵亦驚身辱亦驚　御曰操之則慄

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　疏寵是
榮愛之名辱是戮恥之稱若如也驚恐也
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恚
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
驚即同故言若驚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
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
死生不撓於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注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驚　疏

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忘身也謂煩惱老
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
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
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是惡身為貴與
大患俱以身為本也　蔡曰有身者執著
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愁苦憂其勤勞念其
飢寒即大患故知執有生累存身患起貴
我身者與貴大患不殊故西昇經云身為
惱本痛痒寒温大患之本起乎存身

何謂寵辱

注問何為寵何為辱寵者尊榮辱者恥及身還自問者以曉示於人也

寵為下

注寵辱為下賤

得之若驚

注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富不敢奢也

失之若驚

注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　節解曰謂得道則萬神皆來鳴於腹中與子相見言語知身五神元氣流馳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謂失氣亡精神不行而失一則頭白齒落而死衆人所哭上屋呼魂驚於天神故曰失之若驚也　疏世情顛倒以寵為上慧心觀照足為鄙下何者為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兩驚本由一寵故足為下

是謂寵辱若驚

注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御曰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惑滯驚辱而不驚寵

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復還自問何故畏大患至身

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

注吾所以有大患者生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也

疏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

身愁毒即為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
不殊也故西昇經云身為惱本痛痒寒温
吾拘於身知為大患即其事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
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　御曰能知
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
同於大通復有何患　節解曰忘身而養
神謂之無身　疏所言無者坐忘喪我隳

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自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長久 疏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凌物如此之人適可蹔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已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

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　疏寄是蹔時寄寓託謂永相付託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騖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託付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之也　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也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為無色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　疏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注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也　御曰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象故執持不得以其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謂之曰微　疏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

質不可摶觸而得之故曰微也 臧曰夫言希夷微者謂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総此三法為一聖人若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不聞不得卽應云無色無聲無形何為乃言希夷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絶無若絶無者豈同太虛卽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也 所謂三一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

注三者謂希夷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強詰問而得之

故混而為一

注混合也故合於三名而為一也 疏真而應即散一以為三應而真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三一不異故不可詰也又解此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卷中

其上不皦

注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也

其下不昧

注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明道上下無窮極也 疏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

注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

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之非一聲也
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之非一形也不可
以長短大小度之也　節解曰謂道入皮
膚骨節之中故曰繩繩不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
注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　疏繩繩正
直也猶繩墨之義言聖人既能自正復能
正他故繩繩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
又解繩繩運動之貌言至道運轉天地陶

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

注言一無形狀而能為萬物作形狀

無物之象

注言一無形質而能為萬物設形象也

疏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生貨故

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

注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狀也

御曰無形之形無狀之狀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疏不定貌也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

注一無端末可預待也除情去慾一自歸

已矣　疏王曰象者形而非也謂儀貌可
道雖無物而應物有象欲言有也不見其
形欲言無也物由之以生成　顧曰其來
未兆倏爾不見故言迎之不見其首　疏
道非古無始也
隨之不見其後
注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見也　御曰道
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道無終故隨之不
見其後　疏道非今無終也　顧曰其去

無迹混然無際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萬物知今當有一也　御曰執古无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矣　疏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後生　王曰古今雖異其道恒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也

注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

也　疏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古不今而古而今用期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　王曰守古無為之道制御今之有為之世鎮此躁動之俗反古淳素之始陶鍊變化是得道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者

注謂得道之君也　疏古昔也善者智德也為修學也前章明執古御今此即御今

引古故援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聖人

微妙元通

注元天也言其志節元妙精與天通

深不可識

注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也　御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元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　疏微妙是能修之智元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

使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歎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强為之容

注謂下句也　御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强為容狀以明之　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强為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注舉事輙加重慎豫兮若冬涉川心難之也想爾曰豫猶豫行止之貌常當畏敬也

冬涉川者恐懼也畏四隣不敢為非恐隣里知之此遵道奉戒之人謙謹如此也

疏猶豫怖懼也言修道行人懼於世境如冬涉川氷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鄰

注其進退猶猶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隣知之也　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隣閭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　王曰四

隣謂生死老病也亦是四魔人不持戒好
犯非法為四魔所錄是以小心猶當慎密
閑靜似畏人知也

儼若客

注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疏儼
矜莊之貌禮記云儼若思言聖人應斂勵
身心勿得放縱由如賓客對主人不可輕
躁此明身業淨　頋曰恭斂之貌也言聖
人恭斂無為無事若為客對主人不敢輕

躁常和而不唱

渙若氷將釋

注渙者解散釋者消亡謂除情去欲日以空虛也　御曰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故渙然若春氷之釋散也

疏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惑染消散如彼冬氷之逢春也　松靈曰外雖矜莊若衆内恒和暢放散無復滯著渙然如凝氷消散也

敦若朴

注敦者質厚朴者形赤分内守精神外無文彩也　疏敦者淳厚朴者質素前既三業清淨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若谷

注曠者寬大也谷者空虛不有德名無所不包容也　疏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寬曠包容如谷

渾兮若濁

注渾者守本真濁者不昭然與衆合同不自尊也　御曰和光渾迹若濁而清　疏渾合也和雜也濁有為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久消而渾沌有為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濁以靜之徐清

注靜止也水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

疏徐緩也雖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

染不染心恒安靜閑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渾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寂也　顧曰濁者昏昧之貌謂其昧智韜明不任聽察如水之濁無所鑒見也　王曰藏精匿照外不異物渾同波塵故曰若濁凡上七事皆人君之德傳曰人君含垢天之道也得道之君其斯之謂若就行人論者渾謂和雜也濁謂有為也雖心潔素而渾沌有為之中與塵不異也所言濁以

靜之徐清者喻於水水濁止而靜之徐徐
自清也心亂息緣漸漸而清正也
安以久動之徐生
注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　疏雖
復安靜卽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閑
放而化群品也此文明寂而動也　王曰
渾波則濁徐靜則清危躁則死安靜則生
志人知濁之可清故同波而後化體危之
可安故徐動以教生非體道善化誰能如

此故曰孰能生化微妙非速疾可成必須

心專行密積勤累代不日求以得故曰徐

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也 疏

保持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

住中而盈滿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為新成弊

者匿光榮也新成者功貴名盛也　疏獨此遺中聖人於有為弊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　盧曰此猶解前徐清之義和俗而後靜徐以守其清安身而後動徐以全其生

致虛極

注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至於虛極也　疏夫道冲虛德歸清淨心能志虛則得道之極行能守靜則含德之厚

盧曰除情慮致虛極也而心恒寂守靜篤也

守靜篤

注守清淨行篤厚　疏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元極妙之果者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之也

萬物並作

注作生也萬物並作生也

吾以觀其復

注吾言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言人當重念其本也 疏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為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 顧曰夫靜觀其反真 王曰生生之體性本湛然但受納有形六情外動言行云為妄作招禍至人觀其本性知可化而復故云觀其復

夫物芸芸

注芸芸者華葉盛也

各歸其根

注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歸其根而更
生也　疏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
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為
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
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

注靜謂根也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

死也　疏但能反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
也　頋曰草木零落歸根則靜人物變化
反真則安
是謂復命
注言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乃道
之常也　疏命者真性慧命也既屏息囂
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慧命
復命曰常
注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　疏反

於性命嶷然凝湛不復生死因之曰常何晏曰復命當使不死是道之所常　盧曰能知復命常理者則是見道之明者也

知常曰明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為明也　御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　疏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則智慧照明無幽不燭　王曰常道難知故知之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其神明故凶也　疏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　顧曰不知道言知謂之妄作妄作之人失道故凶　孫曰不能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知常容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能去情欲無所不

包容也　御曰知守真常之道則必竟虛
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　疏體知凝常
一中之道悟違順之兩空故能容物也
容乃公
注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
御曰含容應物應物無私既無私邪故為
公正　疏公平正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
公正無私也
公乃王

注公正無私則可為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萬共湊己身也 御曰人能公正無私則為物所歸往也 疏王往也只為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為蒼生之所歸往也

王乃天

注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 疏既作法王化主為物所歸復能蔭覆含靈同於旻昊也

天乃道

注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　疏既類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乃久

注與道合同乃能長久　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為久

沒身不殆

注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宏

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沒終不危殆也

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迹謂之歿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也

太上下知有之

注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不見臣事之迹質朴淳厚

御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

人無德而稱焉　疏太上即是今元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為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悟妙本凝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跡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之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注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

御曰淳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

高故譽之　疏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貺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解共相譽讃　顧曰此中古也去道漸遠封言著相其德可見親愛生上則親信於下下則稱譽於上其功可言則康歌載路

其次畏之

注設刑法以治之

其次侮之

注禁多則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御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躭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

有不信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御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　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

猶其貴言

注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　疏猶其貴重世俗浮偽之言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

障彌深也

功成事遂

注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謂我自然

注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已自當然也　御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矣

疏亭毒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

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　王曰化不由言冥功潛被物各逍遙擊壤自得日用不知欣賴無主莫識所為故皆謂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

注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大道廢不用惡逆並生乃有仁義可傳道也　御曰澆淳散朴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而澆淳散朴不足雕弊起於有為　疏即太古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

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朴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云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智慧出有大偽

注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奸詐也　御曰用智慧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偽矣　疏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為偽

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　王曰大道之時無知無欲物皆懷德外用不顯道功既息權詐茲興飾智驚愚耀才動俗朴散淳離奸情並作故曰大偽

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六紀絕則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　御曰皆由失道故有偏名　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

斯起致彼曾閔之徒顯其高行

國家昏亂有忠臣

注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義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自潔已不知貞各有守信不知忠也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　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為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

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也

絕聖

注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

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注棄智慧反無為

民利百倍

注農事修公無私　御曰絕聖人言教之

迹則化洽無為棄凡夫智詐之用人歸淳

朴人歸淳朴巧偽不作矜徇不行人挹天
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　疏絶有名
之聖棄分别之智人皆反本為利極多言
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
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
竊國是也

絶仁棄義

注絶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言

民復孝慈

注德化淳也　御曰絶兼愛之仁棄財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疏絶偏尚之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絶巧棄利

注絶巧詐偽亂真塞貪路閉權門

盗賊無有

注上化公正下無私邪　御曰人矜偏能之功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矣　疏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盜竊莊子云攦工倕之指天下皆巧矣

此三者

注謂上三事所當棄絕也

以為文不足

注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也　疏

三者謂前三絕也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
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故令有所屬
注當如下句　御曰此三者但令絕棄末
示修行故以為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
屬著謂下文也　疏屬謂付屬也言下機
之人未堪大乘之教故有所屬著方進學
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
見素抱朴

注見素者當見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其質朴以示天下令可法則也

少私

注正而無私

寡欲

注當知足也　疏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絶學

注絶學不真不合道文

無憂

注除浮華則無憂患　節解曰謂去諸經書還行一也　御曰絕有為之學則淳朴

疏憂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注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　疏唯敬諾也阿慢應對也禮記云先生名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

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喜聞阿則嗔不知唯
阿兩聲同出一口相出非遠故言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注善者稱譽惡者詠諍相去何如疾時惡
忠直用邪佞也　疏順意為美逆心為惡
違順既空美惡安奇且唯阿出自一口美
惡源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胆楚
越然有為之學迷執者多是非美惡之中
喜怒唯阿之內適為患累之本絕之所以

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絶之狀也

人之所畏　注人謂道人也所畏者畏不絶學之君也

不可不畏

注近令色殺賢人　疏卽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　注必没溺也前令絶惡示美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為邪文未央止也　疏河上公本作荒諸家云莽莽是眇莽歎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衆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著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熈熈

注熈熈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注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

如春登臺

注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淫也　疏言䖍著者衆故云衆人即衆生生之别稱也熈熈悦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飢人享太牢之饌悦美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

我獨怕兮未兆

注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形兆也　疏

我老君自稱也怕寂也兆狀也言聖人雖處塵俗而心智寂怕不為前境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

若嬰兒之未孩

注如小兒未能言答偶時人也　御曰言我獨怕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魁無所歸

注魁然如窮鄙無所歸就也　御曰至人

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　疏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往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智慧魁敬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任止也

衆人皆有餘

注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

我獨若遺

注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疏衆人滯

有故躭染有餘聖智體空故遺棄不取也

我愚人之心

注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純純兮

注無所分別也　疏純純不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昭昭

注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注如闇昧也　御曰自韜匿也　疏俗之人心靈暗昧昭然分別自炫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韜光匿耀故若昏也

俗人察察

注察察急疾也　御曰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注無所割截也　疏察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

司察是非安生廹遽聖智體有冥無體知
空幻恒自閑靜也
忽若海
注我獨忽忽若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
疏河上本作海晦者闇也止住也聖智
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耀故發此
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
無正住止也
飄若無所止

注我獨飄飄若飛颺無所止志意在神域也　御曰我心寂然絶於俗學似無所止著也

衆人皆有以

注以有為也

我獨頑似鄙

注我獨無為似鄙若不逮也　御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鄙　疏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

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
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知非譬彼頑
愚若茲邪鄙

我獨異於人

注我獨與人異　御曰人有情欲我無染
心

而貴食母

注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於道也　疏
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

故愛染於聲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

為異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二

道德真經集解卷三

唐蜀郡張君相述

孔德之容

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畀也

唯道是從

注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　䟽孔大也甚也容貌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

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動心施為獨從於道出處語嘿皆是道場

道之為物惟怳惟惚

注道之於萬物獨怳惚往來於其所也

御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證用難名故云怳惚　疏言至道之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怳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

道物體即物道亦悟即物道迷即道物物
道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物而道一
而不一非道非物故一不一而物不一一
也　頤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
無而有情有信以其體不可定故云恍惚

惚恍中有象

注道雖惚恍無形其中獨為萬物設法像
也　御曰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日象自無
而降有即萬物之象也

恍惚中有物

注道雖恍惚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 疏中肓物即是神妙妙物為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不測之物也中有象即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為色為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窈冥中有精

注道雖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

陰陽交會以立形神也　節解曰謂腦中元氣化為精也　御曰惚怳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　疏窈冥深遠也有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怳冥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

注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　疏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　頤曰

言至道之精靈至真無假
其中有信
注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　節解曰謂
精也精不化血不藏則為真人一行形中
其中有信　疏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
四時必無差爽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　節
解曰名者謂道也聖人不死其名常存

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

注閱稟也甫始也言道能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也　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注我何以知萬物從道受氣

以此

注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疏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終始之事乎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惚窈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

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　疏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卻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

注枉屈也屈已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疏枉濫也體知枉濫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獲正真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注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弊則新

注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

新　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已處下不與物競而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日新此又忘榮辱也

少則得

注自取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託虛

多則惑

注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

節解曰謂俗人多思念多所欲行無可信

故惑也　疏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注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　節解曰謂念一行道守身中也　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轍羣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不自見故明

注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也　疏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注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也　疏自他平等不是已而非物故其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注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　疏雖復亭毒羣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注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　疏只為推功於物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也　疏此則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羣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注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妄也

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果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物歸於己也

故誠全而歸之

注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希言自然

注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

疏希簡少也希言忘言也自然者重元之極道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元　頤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王曰希言靜默則合自然之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　疏飄風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為躁行以求速報既志理不久不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　王曰山澤相通為於飄風陰氣噴擊作於驟雨陰陽失節則驚風驟

雨人失中和則為暴疾殘身喪實不可常行驚暴非恒自然難久故曰不終朝也

蔡曰夫天以陽氣下降散而為風地以陰氣上騰蒸而為雨

顧曰天健地順神氣獨絕為此暴疾猶不能竟日終朝何況凡夫朝生夕死多言害物其可久乎

盧曰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風驚雨驟猶不能久而況人之細小處天地之間為於多

言速滅可知
孰為此者天地也
注孰誰也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也
天地尚不能久
注不能終於朝暮
而況於人乎
注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終朝至暮何況於人欲為暴卒乎 疏孰誰也

此假問誰為此風雨荅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况凡夫而為躁行其可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

注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也　御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道者同於道

注道者謂好道之人也同於道者所為與

道同也　御曰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也　疏從道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　蔡曰若舉事皆從於道道則得之則同道之用也　王曰順教反俗所為從於道，來忘眾累與空虛合體謂之同道道則應之

道得之

注只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使相

會　疏道得之猶得道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注德謂好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同也　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為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失者同於失

注失謂任已而失人也同於失者所為與

失同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注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 疏有為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與失隣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注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注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

信不足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

有不信

注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

御曰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求是有不信　疏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

以執言滯教未達真源故於重元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跂者不立

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

跨者不行

注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弊之使不得行也

自見者不明

注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其行以為應道殊不知其形醜拨行之鄙也　御曰露才揚巳動而見尤故不明也　疏不能忘我故也

自是者不彰

注自以為是而非人衆共弊之使不得彰明也　疏物共弊之故其德不顯也

自伐者無功

注所為輙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

疏凡有所爲輙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

故無功勳

自矜者不長

注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　疏矜誇自

高驕慢凌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

其於道曰餘食贅行

注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

日賦歛餘祿食以爲貪行也　疏餘食殘

食也贅附生之肉也莊子云附贅懸疣也

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也猶如殘食
贅病其可猒賤也
物或惡之
注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不畏惡之
疏贅是無用之肉誇是無用之行世間
人物感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誇
企之行乎
故有道者不處
注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也　疏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而成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為老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注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也　疏寂無聲寥無形

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

周行不殆

注道遍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不殆也　節解曰謂聖人行一於身周流四支百節九竅百脉之中故曰周行不殆也

可以為天下母

注道養育萬物精氣亦如母之養子　節解曰謂守道含一為天下母　疏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也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為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注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　疏道本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

也取其通生之德故字曰道

强為之名曰大

注不知其名强名曰大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　疏體無涯際故名為大不大為大故稱為强夫名以召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

大曰逝

注其為大　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也　疏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至聖境也

逝曰遠

注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　疏超陵三界遠達三清也

遠曰返

注言其遠不起絶乃復返在人身　疏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

內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為三界悟則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天上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不蓋也地大者無不載也王大者無不制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注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 御曰

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王居其一也　疏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而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議說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　節解曰謂肺大心大肝大脾大腎水生一也而王處一即脾氣主布四方行一也

人法地

注人君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無怨有功而不置也

地法天

注天湛然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

注道法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不化自成

道法自然

注道法自然無所法也　疏人王也必須法地安靜為行定能生慧也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又天有三光喻其慧照地是定門天是慧門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道自然之妙理所謂重元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

注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菜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　䟽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

靜為躁君

注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致夭虧　䟽靜則無為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為長存靜能制

動故為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靜與重也

疏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則動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榮觀謂宮闕燕舍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　疏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所而遊心虛淡超然物

外不以為娛處染不染也
奈何萬乘之主
注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也萬乘之主謂王也　御曰奈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縱慾輕用氣命亡其位乎　疏奈何猶如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淫欲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宇内哀歎之甚故云如何

而以身輕天下

注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失其精也　節解曰謂輕死也雖貴為天子當守一長生見而不學故為輕身然後沒命雖有玉珅金縷何益於身

輕則失臣

注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

注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　節解曰謂思慮煩躁之士不得長生　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無轍迹

注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　疏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

見此明身業爭

善言無瑕讁

注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讁過於天下也　御曰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詮言忘故於言教之中而無瑕疵之過　疏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疾也讁過責也語嘿不異故無口過之責謂聖

人之言既無的當無所之詣此明口業淨

善計不用籌算

注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移所計雖多不用籌筭而可知也　疏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舍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筭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

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楗可得而開也　節解曰謂閉氣握固

上閉天牝下閉地壯故曰無關楗　御曰
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
起心之累雖無關楗豈可開乎　疏外無
可欲之境内無能欲之心慾根起用用而
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楗
故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不可以解

注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
得解也　御曰體了真相本以虚忘若能

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其可解乎

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已發大宏願化度眾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我法門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第三知真心者有九品即生彼九宮第四出離心者有三品即生三清所謂仙真聖

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終始無替也明結願堅固也　節解曰謂結持魂魄也聖人抱魂持魄故曰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注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　疏聖人即是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為能發宏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

而無棄人

注使貴賤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

注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傷殘也

故無棄物

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　疏先舉聖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示仁覃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

注聖人善救萬物是謂襲明天道 疏襲承也用也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 疏善人即向襲明之人也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已引導衆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注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　疏言聖人恒在有中化導羣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

注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注無所使也　御曰若存師資未為致極今明所以貴師者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

然無貴所以愛資者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雖知大迷

注雖自以為知言此人乃大迷惑也　疏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令明凡聖平等以遣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妙也

是謂要妙

注能通此意是謂能知微妙要道也　疏

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知大迷

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注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强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深谿也

疏谿徑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徑

也　節解曰雄者魂也雌者魄也謂神出入在身故行一之士法守自然握固閉氣抱持魂魄也

常德不離

注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恒在不復離已也

復歸於嬰兒

注當復歸志如嬰兒惷然而無知　節解曰谿者口也謂行一閉氣湛然無為子則

不老復還嬰兒也　疏離散也嬰兒譬無
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
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
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
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也
疏白昭明也黑闇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
炫燿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迹

退守闇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為修學者之鴻範也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注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於已不復差忒也　節解曰謂道行一以仙為天下式

復歸於無極

注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

節解曰謂常守生行一無極也　疏忒

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

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注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濁人知己之有榮貴當復守之以汙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　疏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比之榮寵翻為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為禍始應須自戒勿為放逸處於榮華恒

如畀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知榮辱天下歸湊譬彼百川包納虛谷也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注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已也

復歸於朴

注當復歸身於質朴不復為文飾也　節觧曰謂守自然也　疏朴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為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不容所以常道之德於是乃足故

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

朴散為器

注器用也萬物之朴散則為器用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聖人畀用則為百官之元長　御曰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則為羣才官長矣　疏散布分也器用也官君主

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和而為化用故西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為君以御世為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為御導之方

故大制無割

注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害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内外無不制

伏主領宏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羣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

將欲取天下

注欲為天下主也

而為之

注欲以有為治民

吾見其不得已

注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

煩濁人心惡多欲　疏方將欲攝取天下着生而為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為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注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而治之也　疏含識之類悉有精爽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是帝位也若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為治之擾動即羣生失性故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

注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朴

執者失之

注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　疏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

喪邦

故物或行或隨

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　疏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

時由已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

或嘘或吹

注嘘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　疏温喻富貴也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元冬凛冽天既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

或强或羸

注有所强大必有所羸弱　疏夫强盛不久當衰故下章云物壯則老西昇經云盛

者必衰此則盛衰不定也

或載或隳

注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　疏河上本或載作或接夫接者連續也隳廢敗也連接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者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以有為封執而取之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甚謂貪淫聲色奢謂車服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　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八法而能行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於中一治國則祚歷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者

注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强於天下

注以道自佐人主不以兵革順道任德敵人自服　節解曰謂口為兵也口言失則兵革至精神踴躍魂魄相加神明恍惚則去其身矣　疏以用也佐輔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以盛用强兵驕暴天下內解身心者即是三業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

注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　節解曰謂安心定意行一乃還其身也　疏還返也報也言外用兵刄内有怨敵之仇内用三毒即有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言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

注農事廢田不修　疏師軍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荊棘穢草不生禾

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唯增惡業不生

善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注天應之以惡氣則害五穀五穀盡則傷

人

善者果而已

注行善者當果敢而已即休止也　疏果

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

心而不同兵也

不敢以取强

注不敢以果敢取强大之名也

果而勿矜

注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

果而勿伐

注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

果而勿驕

注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也

果而不得已

注當果敢至誠不得逼迫不得已　疏驕謂慢上矜謂誇下修道之夫撝謙遜讓不用自取强暴驕慢於人亦須決定雖柔不用矜誇於物伐取也推功於物不自取也不得已者如堯攻藂支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伐勿强者結繩已前決定不用兵之行也

是果而勿强

注果敢勿以為强兵堅甲以侵凌人也

御曰前敵來侵不得已故用兵止之如是則果於應敵非果已取强也

物壯則老

注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强者不可以久　疏炎極則涼理之恒数物壯則老其義必然

是謂不道

注枯老者坐不行道也

不道早已

注不行道者早已已死也　疏物壯則老兵强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節解曰謂輕言者皆不活其身身危則亡其器此為不祥之器也

疏佳麗也祥善也雖霜戈曜日寶劍暉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即三毒

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善之行也

物或惡之

注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

故有道者不居

注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君子居則貴左

注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注貴剛强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　疏有君子人物之德為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兵草者不善之器

非君子之器

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　御曰君子以道德為才器不貴兵謀　節解曰謂口致兵革之言也陰強則殺身之斧也故曰不祥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

注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　疏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平凶拯難不得止而用之權智亦爾

恬惔為上

注不貪土地不利民財寶

勝而不美

注雖得勝不以美為利　疏恬惔無為也

君子心尚無為故用兵不以為美也喻行

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為上應不離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

注美得勝者是謂喜樂殺人　疏若以佳

兵為美是即愛樂干戈則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為人君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為人主必尚制人命不可妄行刑罰 疏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鬩既多不可得意也

故吉事尚左

注左主生位也

凶事尚右

注陰道主殺

偏將軍處左

注偏将軍卑而居陽位者以其不專殺故也一家疏云将軍本一動靜異名靜則侍居故稱偏也

上将軍處右

注上将軍尊居右者以其主殺也　王曰動用威刑閫外尚殺自任之道故言為上以殺主陰雖上而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

注上将軍居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疏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偏小將軍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人　御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疏兵伐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軍悲哀愍其傷殺既非用道恐濫無辜一羊口殺謂敵人衆謂

士卒傷己德薄而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則心為悲愍而泣之明非所樂也　王曰一夫呼嗟王道為之傾覆一里違和陰陽為之改度鄒衍降霜杞妻城毀匹夫嫠婦猶感天地而況横屍巨野散骨長源肉飼烏鳶血流絳草愍彼殘傷曷得不喪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注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

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　御曰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為資

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道常無名

注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亾故無常名　御曰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人故云道常無名　疏虛通之理常湛凝然非色非聲無名無字寂寥獨立起四句之端恍惚希夷離百非之外豈獨得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下文云天地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注道朴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

道者　御曰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為臣也　疏朴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朴之道其自細微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羣品百姓日用而不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之數子皆以窮為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即其事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
於德化　疏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
異域自來賓伏而歸化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注侯王動作能與天地更相應合則天降
下甘露善瑞　疏夫與天地合其德陰陽
合其序者故致四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
嘉祥芝英甘露國無虛用不亦宜乎

民莫之令而自均

注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　疏均平也莫無也德合二儀明齊三景百姓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力不可思議守之致有此益也

始制有名

注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　疏因無名以立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引導群迷令其悟鮮也

名亦既有

注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

故身毀辱

天亦將知止

注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止　疏道

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反

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

執筌蹄失於魚兎

知止所以不殆

注夫知止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　疏詮

跡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

與江海流行相通　疏江海善下為百川

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為衆生之所歸往故

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

下也

知人者智

注能知人好惡是智也　疏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無不悉知此是他心智

自知者明

注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御曰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徹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　疏自知已身宿命善惡三世報應無不明了此是宿命智

勝人者有力

注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　疏智力勝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天魔剪除異道此是降魔智　頤曰才幹勝人不過有力有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强弱未定令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已無敵於已者可謂强矣

自勝者强

注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已

爭者故為強也　御曰能制勝人者適所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以全其強爾　疏自能克服己心制諸累欲累欲不起智慧日強此是斷惑智

知足者富

注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　疏守分知足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貧亦乃道德豐富又鮮並鑒有無則萬境俱照智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强行者有志

注人能强力行善則為有志於道道亦有志於人　節解曰謂晝夜行道而不休息也　御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强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疏志節掾也志力既强卽發宏誓願務在先人後已外身濟物至乎道場終無退轉

不失其所者久

注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受天之精氣

則可以長久　節解曰謂不失其一也
疏應機赴感隨病與葯咸使得宜不失其
所以斯接物久而强固
死而不亡者壽
注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
惡於天下故能長壽也　節解曰謂人尸
解者死而後生也　疏行願具足内外道
員理當不死不生無夭無壽而今言死而
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死不壽而壽也應

身遷謝名之為死聖體常在義說為壽

御曰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死而不亡者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大道汎兮

注言道汎汎若沉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　御曰大道汎兮無係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其可左右

注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　疏汎汎無係也亦普徧之名言大道虛元汎然無著慈悲普徧感而遂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左右欲明方圓任物鑿無不宜故莊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之以生

注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

而不辭

注道不辭謝而逆止也　疏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

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成功不名有

注有道不名其有成功也　御曰言萬物恃賴沖和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脩成不名有也　疏生化萬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衣被萬物不為主

注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可名於小

注道匿德藏名怕然無為似若微小　御曰衣被猶覆育也　疏衣被萬物陶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為主宰既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焉不為主

注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

可名為大矣

注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可名於大疏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寥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仰歸於道宜受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注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

故能成其大

注聖人以身師道不言而化萬物修治故

成其大　御曰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為
光大故能成其大也　疏體道聖人忘我
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已
忘功忘大故為衆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
而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

注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
民移心歸往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
已也　疏執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

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忘大聖人持無形之大象常善救物為天下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義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家安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　御曰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　疏太大也言蒼生歸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

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之法也不害則明

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樂與餌過客止

注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也

疏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餐可悅可餐故整過之客逢必止住耽愛也

道出言淡乎無味

注道出入於口淡泊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也　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言淡然無味非如可玩可悅故音樂有殽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能淫聽有殽之殽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視之不足見

注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之有青黃赤

白黑可得見也　疏至道窈冥妙絕形色
非如餚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
聽之不足聞
注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
也　疏大音希聲非體商角豈如鐘鼓可
以耳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用之不可既
注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
長無有既盡之時也　御曰以道靜鎮初

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淳風大行萬物殷厚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疏至道之言淡然虛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聖之智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将欲翕之必固張之

注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　疏翕合也歛也将欲行權攝化群品令其翕歛不為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翕

之昔老君西入罽賓化道之日初恣其凶
敎然後化之以道是也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注先强大之者欲使遇禍害也　䟽欲令
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强大然後示之以雌
柔
将欲廢之必固興之
注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至危也　䟽欲
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兇暴兇暴既極可

以廢之也

将欲奪之必固與之

注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　疏先恣其惡

名為與之後令歸道歸善名為奪之故老

君先示凡迷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

是惡人降伏方得奪其兇惡令歸善道此

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

人聞實即悟下機之人要假於權此則增

治陳也

是謂微明

注此四事者其道微其效明　御曰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翕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示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將欲翕

歛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翕歛之矣强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効明著故云是謂微明也

疏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

柔弱勝剛强

注柔弱者久長剛强者生亡　疏柔弱實智也剛强權智也欲教化衆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

注魚脫於淵為去剛得柔不可復制

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注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為物所擒權示人即為人所制故不可以示人

道德真經集解卷三

道德真經集解卷四

唐蜀郡張君相述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

注道以无爲爲常　䟽凝寂之道寂爾无爲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无不爲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　蔡曰道體凝寂真際不動故曰无爲應物而動物无不用故曰而无不爲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已也

御曰妙本清淨故常无爲物恃以生而无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无為則萬物自化君之无爲而天下淳朴 疏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侯王者明君王爲化利物宏多也 杜曰德能伏物道在則尊皇王守道不令自均公侯懷德不嚴

而化　羅什内解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

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朴

注吾身也无名之朴道也萬物以化効於

已復欲作巧偽者侯王當以身鎮撫之以

道德也　御曰言人既從君上之化无為

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以无名之

朴而鎮靜之无名之朴道也　疏作起修

也朴道也言衆生初起修者必有心欲於

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无名朴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　碩曰作謂偽生也言侯王守道物皆從化忽有人從安化中欲生詐偽之心者老君言我將以道鎮之又曰混沌其心令無分別也又曰无名之朴者教戒是也

无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

注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導化之　疏非但不得欲於有法

亦不得欲於此无名之朴也前以无遺有此則以无遺无有无雙離一中道也

天下將自正

注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　疏靜息也前以无名遺有次以不欲遺无有无既遺不欲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遺之又遺元之又元所謂探微索隐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无非正真稊稗凡覽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結

衆妙之門也　御曰无名之朴亦将不欲者言人君既以无名之朴鎮靜之着生不可執此无名而令有迹将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為故於此无名之朴亦将兼忘不欲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天下自正也又曰道常無欲樂清浄故令天地常正天地者道之臣也君王法道行戒臣下之心悉皆自正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注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謂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

疏上者高昇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尅獲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下德謂有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以有名號及其身故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注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為故無以名號為也　疏以用也上德無為至本凝寂而無以為迹用虛妙此名無為而為為即無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注言為教令施政事皆以為已取名號也

疏心不忘德故稱爲為之亦仍有事故言有爲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注上仁為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也功成事立無以執為也

疏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為之不貴恩報故言無以為確論上仁不及下德

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為三寶之中以慈為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為先者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注為義以斷割也動作以為已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也　疏義主正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之本被下機士涉有為未階虛妙故言為之有以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注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為之者言為

禮制度序威儀也言禮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　疏禮尚威儀即經中教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今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恬淡唯尚威儀雖為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内乖於道而乃外亦不能應物故言莫之應　盧曰玉帛之禮以為行聘之端故曰上爵命有度故曰為之禮節煩多玉帛斯竭下不供上故曰而莫之應以

不應故刑罰行焉

則攘臂而仍之

注言禮煩多不可應則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之也　御曰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相仍引也　疏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爲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

故失道而後德

注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疏德上德也衆生感衰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

失德而後仁

注言德衰而仁愛見也　疏德化漸替仁恩繼之

失仁而後義

注言仁衰而分義明　疏仁慈不行厥義方起

失義而後禮

注言義衰則禮施聘行玉帛　御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則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故論禮於淳朴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世非愚則誣若能鮮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朴則上德之無以為之者也　疏自道喪澆漓於斯為

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
浮偽以甚
夫禮者忠厚之薄
注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
而亂之首
注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
日以生　疏徒日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
中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淫
勃之源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

注不知而言知是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

而愚之始

注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　御曰禮以救亂而貴固知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為愚昧之始也

疏不知强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脩道行中甚為華僞既非大

智慧源乃是愚痴之始也　顧曰前識者謂不待研求也夫清淨虛妙則深不可識無色無象其道自真若夫辭說辯贍儀形煥炳相好森羅在前可識此非至真之實乃是大道之華而愚之始夫愚人始化未見真實故以前識引其愚道華化其始也序家云此釋最為勝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注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身於淳朴也

不處其薄

注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　疏丈長也

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爲群品之

長以扶護蒼生也其智宏普故稱大丈夫

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

處其實

注處忠信也

不處其華

注不尚言華也　御曰有爲者道之薄禮

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

疏達道之夫方外之士當留情於道德

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疏去彼華薄則

是絕仁去義取此實厚則是返朴還淳且

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係

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亦

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取之而

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也

昔之得一者

注昔往也一無為也道之子也　御曰一者冲和之妙氣也　疏昔古也言曩刧初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於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注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　節解曰謂泥丸在人頭中清氣下灌故曰以清　疏

禀得道之氣故積陽成天清浮在上也

地得一以寧

注言地得一故能安静不動搖也　疏同禀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静於下　節觧曰謂丹田不淫不亂精神居其身故曰寧也

神得一以靈

注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節觧曰神謂心也心為神靈五藏之主故曰以靈

疏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

無方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

谷得一以盈

注言谷得一故能滿盈而不絶　節解曰谷謂口也口爲華池宮能致醴泉故曰以盈　疏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注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疏有識有情通號萬物同禀一道故得生成　節解

曰謂萬物異形皆共得一以生故曰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注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　節解曰謂脾也位處中黃以一制化四方故曰以正　疏帝王公侯莫不稟道為化只以無為得一故能布政天下放勛文命是也

其致之

注言致誠也謂下六事也　御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而實喪故

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　疏致得也通結前六事咸得一道也内觧云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　節觧曰謂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共一以成故曰其致之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注言天當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為天也

節觧曰謂泥丸不得一則腦枯頭白齒落

故曰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注言地當有高下剛柔節氣五行不可但欲安靜氣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為地也

疏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　節解曰謂丹田不得一則精氣發泄故曰恐發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注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不可但欲靈變無已時恐虛歇不為神也　節解曰謂心亂不守一則身空早老故曰恐歇　疏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怠既無靈驗將恐歇滅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注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也　節解曰謂口失其一則華池不津液故曰竭也　疏竭

塞也言川谷乖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
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注言萬物生長收藏當隨時死生不可但
欲長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疏
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眞則死滅
俄頃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注言侯王當屈已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

欲高貴於人無已時將恐顛蹷失其位也

御曰夫得一者不可以矜其用聖人埀教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清寧而會歸只在侯王謙和守於雌静之道則無蹷滅等事　疏蹷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乖理勃德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故貴必以賤爲本

注言必欲尊貴者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

躬耕舜陶河濵周公下白屋也　節解曰

謂人求長生當以元氣為母故曰本也

疏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下賤之基謙卑是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

高必以下為基

注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猶築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也　節

解曰謂道人養精補腦當用丹田為主故為基也　頤曰夫言高以下為基者貴非自貴由乎賤者所崇高非自高緣於下者所載然則貴因賤立得不以賤為本乎是以智者務本故居謙而不危愚者殉末故窮高而自墜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

注言孤寡者喻孤獨也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為衆輻所湊也王侯至尊貴能以孤寡

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以曉示於人也
疏不轂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
知傲是喪身之本謙為貴盛之基故撫接
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轂　顧曰所
以言不轂者不善也謂德非物宗不能總
衆之詞凡上三者皆人之所惡而侯王自
以為稱豈非以賤為本乎
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
注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耳

節解曰非謂其道是元一歟

故致數車無車

注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為輻為輪為轂為衡為轅為軸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 疏箱輹轂輞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為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以處貴應須謙下 蔡曰所言轝者毀轝也言有道侯王卑以自牧既忘貴

賤亦一毀譽故人數數譽揚言其有德亦不以為貴數數毀敗言其無道亦不以為賤　頤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功行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迹可顯則深根固蔕不為是非欲惡之所抽拔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曰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本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

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
云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雌靜者
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
者道之用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
注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
言生於有

有生於無

注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象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　御曰夫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冲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則數輿無輿可謂超出矣　疏有應道也所謂無一之氣也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言

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從妙本而起妙本即至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之　疏上機之人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聞道治身以長生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慾而復

亡之　御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惑則若存若亡　疏中機智暗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歛情歸定即時得虛心纔涉世塵則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下士貪狠多慾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　疏下機之人機性愚鈍聞真道元遠至言宏博心既不悟謂之虛誕遂生誹謗撫掌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為道

注不為下士所笑者不足名之為道　疏不為凡人所笑不足稱為聖道

是以建言有之

注建設之道也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六句　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則明明道若昧等是也

明道若昧

注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知也　疏昧

暗也照達真道之人昧迹同俗不顯其明若愚昧也

進道若退

注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 疏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内雖進修外若衰退

夷道若類

注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

上德若谷

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濁溽也　疏勝尚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欲有作俗字者言能忘德不異囂俗也

大白若辱

注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也　疏白潔淨也辱汙辱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耀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汙辱也故東方生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

也

廣德若不足

注德行廣大之人若頑愚不足也　御曰大成而執謙也　疏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至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也

建德若偷

注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

疏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匿迹如

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也

質真若渝

注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淺不明也　御曰淳一而和光也　疏質實也渝變也言素質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大方無隅

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　疏隅角

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搡

不立小隅角所謂上達無節也

大器晚成

注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倉卒而成

也 疏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

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刼修守方致虚極

即任公子釣鼇是也 節解曰謂守一不

殆老則得道

大音希聲

注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當愛氣希言

疏希猶无也至道至虚大音寂乎无響

自妙本降迹無聲也師曠聽而不聞其聲

也瓊音振於宇宙欲明是迹即本故言大

音希聲

大象無形

注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　疏大道之

象象象而无形也離婁視之而莫見其形也

色像遍乎虚空欲明即有而无故云大象

无形也

道隐無名

注道潛隐使人無能指名也　疏至道妙本幽隐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注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疏貸借也獨此无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

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注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陰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　榮曰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

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注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也

陳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

在内

冲氣以為和

注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

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和氣潛通

故得長生　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

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因大道以通之借
冲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注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
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　疏孤獨鰥寡
乃不善之事以此為惡人之常情而王公
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
為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

注引之不得推讓必還文明曰爭則不足讓則有餘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益之而損

注夫增高者致崩貪富者致患　御曰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為稱不亦宜乎

御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

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成疏謙卑柔弱損已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誇傲誕益已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

注謂衆人所教我去弱為強去柔為剛我亦義教之

注言我教衆人使去强為弱去剛為柔

御曰老君云人君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也　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為異

强梁者不得其死

注强梁者謂不信元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命所絶兵及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終而死也

吾将以為教父

注父始也老君以强梁之人以為教戒之始也 御曰吾見强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 疏强梁猶剄躁也父始也言强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演法多端教門匪一而每説柔弱為善剄强為惡以此切當将為學道之先父亦本也

顧曰言此强梁之士既不得其死我即為

其立教說斯无為道德作其數學之本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剄無所不通也　疏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无為至柔能破有為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也

无有入无間

注无有謂道也道无形質故能出入无間通神明濟群生也　御曰无有者不染塵境也心中無所有也无間者道性自然清淨妙體混成一无間隙天不為可慾所亂令心境俱靜一无所有則心與道合契出入无間　疏間隙也言顛倒之流見空為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无有也入契會也有為粗疎故有隙无為微密故无間

也而即有即無故能入无閒之理也　車曰言水之與風風本无質相金石骨髓亦无閒隙風之與水已能縱入行之所攻至妙之道本自無形煩惱結陋又无閒竅道之妙惠早已入訖原其結縛之由要其頑執之本投其悟解之葯開其正性之機此即无有入无閒也

吾是以知无為有益

注吾見道无為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无

為之有益於人也

不言之教

注道法不言師之以身

无為之益

注法道无為治身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於人不煩勞也　孫曰柔能破剛无能遣有以是知无為之教大益於人

天下希及之

注天下者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无為治

身治國也　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即有即无在教亦即言即默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无故名无為之益益既不益而益教豈教而教哉斯乃窮理盡性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及者故言天下希及之　傾曰則天元默而風俗自移故曰不言之教法道无為風俗自化故言无為之益

名與身孰親

注名遂則身退也　御曰名者實之賓世人徇名以亡身故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　疏身内也實也名外也賓也孰誰也世人皆求外喪内貪名喪實何者夫令譽芳名本為身也身既為名身死名竟何施老君愍茲顛倒故覆云名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格量親疎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身與貨孰多

注財多則害身　御曰徇多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故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身　疏夫資貨者本為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為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得與亡孰病

注好得利則病於行也　疏夫多貪得財

必喪已少慾亡貨則身存然則得是喪已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已可以為病存身可以為樂世人翻以得為適以亡為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言得與亡定誰是病

甚愛必大費

注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甚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疏費損也為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一句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注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刼之憂死有掘塚剖棺之患　疏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刼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已身其為敗亡禍必深厚故書云匹夫无罪懷璧其罪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於是以金鎚控其頤徐别其頰无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觧貨

知足不辱

注知足之人絶利去欲不辱其身　疏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觧貨

知止不殆

注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心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　疏既悟名譽非真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无危殆

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

名

可以長久

注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常在於已治身則神不勞治國則民不擾故可長久　疏知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

此一句總結名

道德真經集解卷四

道德真經集解卷五

唐蜀郡張君相述

大成若缺

注謂道德大成之君也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注其用心是則无弊盡時也　御曰謙則受益故無困弊時也　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

也只為能忘其成故終日貨用而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不見成而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盈若冲

注謂道德大盈滿之君若冲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

其用不窮

注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　疏沖虛也靜盡也言道德大滿之人能滿其滿故能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為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而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虛

大直若屈

注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若屈者不與俗人争如可屈折也　疏大直質素

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注大巧謂多才術也若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　疏匠成萬物鑪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

注大辯者智無凝如訥者無口辭　御曰

不飾小說也　疏妙能剖析真空詮量元

極者言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

故言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

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躁勝寒

注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極

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剄躁也

靜勝熱

注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

生之原也　䟽躁陽也静陰也勝極也言

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起故一

切凋落陽生故庶物咸盛喻静是長生之

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静也

又觧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跡歸本即静

勝熱以明動静適時也　頋曰物極則反

動極則静静極則動從此而觀盛極則衰

衰極則盛人間諸法例皆如此既非常保

何所貪求是以聖人不取不求無得無失

而五種大行自清自靜不為寒熱所侵始

為天下之正主云云

清靜以為天下正

注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

時也　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

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傳旨

之義也　節解曰謂得入深山行清淨守

自然則為真人也

天下有道

注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注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田農也

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也　御曰有道

之主无為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屏却

走馬之事人得糞於田園　疏言有道之

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宇内清

平无為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田

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

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之以學糞其心也

天下無道

注謂人主無道

戎馬生於郊

注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

疏郭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内禽荒色荒四方不静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且輕身蹀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

故云生於夘也

罪莫大于可欲

注好色慾也　疏罪者摧也言為苦之所摧逼也前境美麗稱可慾之心故言可慾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富貴不能自禁止　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猒足害人損物為

罪曰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于欲得

注欲得人物利且貪也　御曰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欲得禍深故云咎也　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畧無涯際其為咎責莫甚於斯格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具彰二釁

故知足之足

注守真根也

常足矣

注無欲也　疏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禍遇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葯故繼此文

不出户知天下

注聖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已身知人身以已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　疏户者謂知覺攀緣分别等門户也有道之人虚懷内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

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以見天道

注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　御曰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户外而天道可知也　疏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隳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内朗覩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户通來去從真照俗窓牖内閑喻返照真

源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　疏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暗昧而少鑒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下者以心知之也　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

者能體知諸法實相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于天矣

不見而名

注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　疏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不見而損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　御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

順故能名其太平

不為而成

注上无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　疏不為者凝神寂澹絕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為學日益

注學者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　疏為修營也學學俗學也

言修俗學之人銑情分别故累欲日增也

為道日損

注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使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　御曰為學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者為修學之漸損功行者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功忘而體道矣　疏為道謂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虚夷恬惔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消也

損之又損之

注損之者損情慾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也

以至於无為

注當恬惔如嬰兒无所造為也　疏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於无為雖復深淺不同而俱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損益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无為也

无為而无不為也

注情欲斷絶德與道合則无所不施无所不為也　御曰為學積功行為道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至於淡然无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无不為

疏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无不為也上

經云道常无為无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

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守内蒼生令其

歸善者常以無為無事而化之也雖復應

物施為而心未嘗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

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為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

以治天下也　疏及其心未虚忘以事為

事而有事者斯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

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

下也

聖人無心

注聖人不重改更貴因循若似無心也

以百姓心為心

注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　疏體道洞忘虛懷絶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姓衆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心既無心心應亦不應

節解曰謂知道行氣以神為心則流布百節百節百神百名共於形中故曰

以百姓心為心也

善者吾善之

注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注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為善也

疏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也不善者謂有為滯境之人普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為心之善也

德善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善矣　節解曰謂行一養神神和形柔邪去正存骨堅髓填故曰得善矣

信者吾信之

注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注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德信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信矣　御曰欲善信

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也　疏信謂聞經戒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故真迹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楗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人无心有感必應不感不應者則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今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應

有通有别如治在元都玉京而恒救三界

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北人有感紫氣

西浮授尹真人道德之文此則别應若别

應則待别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經云

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也　節解曰謂人信

一也一亦信人人不信一一由人生故道

常得其信也

聖人在天下怵怵

注聖人在天下常怵怵恐懼富貴不敢驕

奢　疏怵怵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護救蒼生恐其沒溺故怵怵而勤懼也

為天下渾其心

注聖人為天下百姓混濁其心若愚暗不通也　疏渾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感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渾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即斯謂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

疏河上作注諸本作淫淫者染滯也顛

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聲色既

而漂浪長流愆非日積聖人愍其困苦故

顯其病六根之中遍舉兩者欲明此二患

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聲色爲子留愆然

舉一根諸根可悉爲文備故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愛念百姓如育赤子長養之而不

責望其報　疏衆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故如嬰兒之可愍

出生入死

注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於胷臆精神勞惑故死也　御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　疏出生者超淩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沈淪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

以釋生為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注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舌不妄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　䟽徒類也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忘之故出三界凡夫執著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徒出三界則生之徒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注人欲求生動作反之十三死地也　疏

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為執此十三

滯於前境故也

夫何故

注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　疏假設疑問

以生後荅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

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　疏言人不能
體道忘生而執生為有多積物産厚資此
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荅前
問意也
盖聞善攝生者
注攝養也　疏盖不盡問之辭猶竊聞也
攝衛也養也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淡泊虛
夷不染塵境攝衛之美自顯下文
陸行不遇兕虎

注自然遠避害不干也　疏陸平地也兕
毒獸一角形如野牛青色言善攝生之人
不為毒獸所觸內鮮者言平居安靜不為
煩惱所加也
入軍不被甲兵
注不好戰以殺也　疏言攝生之人不入
行陣亦不為干戈所害內鮮者縱入塵境
亦不為色等所傷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刃

注養生之人兕虎無由傷兵刃無由加也

御曰善攝理生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故外物不可加害　疏諸本言駐駐立也措安也兕遇物即觸喻痴人也虎性蹝暴喻嗔也兵刃銳利能傷於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爲三毒所害也

夫何故

注問兕虎兵甲何故不害之也　疏假設
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此
以其無死地
注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也言神明營
護之此物自然不敢害也　御曰以其順
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
云無死地也　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爲
死地也今善攝生之人忘於身相即身無
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

加乎　節解曰謂聖人懷精神守一行氣握固胎息故使此物不害之道處其心眞氣俱存故無刑殺之地也

道生之

注道生萬物

德畜之

注德一也一生布氣而畜養之也　御曰物得以生養萬類也　疏至道虛元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生也故云道生德

畜也

物形之

注一為萬物設形象

勢成之

注亦云勢成之一為萬物作寒暑氣勢以

成之　疏陶瑩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

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道德所為無不盡驚動而尊敬之也

御曰萬物皆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道德生育具如前言蒼生荷賴日用不

知是以勸示令崇尚也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道一不命名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

響也　御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

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也　疏世上

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

關爵命故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注言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此　疏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故也西昇經云道德渾沌元妙同也長之者謂增其善芽育之者謂進其功行也成熟者謂以无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

淳熟此猶疊前語來生後文也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已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德明能遣其功也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用　疏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其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生而不生此遣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 疏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爲法教於何可恃此遺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 疏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遺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元德

注道之所行恩德元闇不可得見也 疏

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元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目人可謂元德．車曰道為陽極陽即天也天以運動所以生萬物德為陰極陰即地也地以包含所以畜萬物受氣曰生養形曰畜所云一切萬物之形勢成之者因其業勢而成就之業勢應合為人即為作人形而成就之　蔡曰為諸衆生作四時之勢成就萬物此說在前

天下有始

注始道也

以為天下母

注道為天下萬物母也　御曰始者冲和之妙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也　疏始道道本母道迹也夫元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抗言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經云萬物始也以為

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母　蔡曰始本也言一切衆生沉淪五慾不知根本隨流逐末漂浪生死故老君舉本示之明天下有清虛氣為道德為汝根本且始則无先母則有功取其生物故稱始也育之功遂稱母也

既知其母又知其子

注子一也既知得道以當復知一也　御

曰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也　疏夫本能生迹母能生物既知道是我母即知我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曰虛無自然是真父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注以知其一當復守道反无為也　蔡曰既知已是道子從而得生則須守清靜无為復歸其母便與道同也

没身不殆

注不危殆也　御曰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无危殆也　䟽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守道會真迹雖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末能攝本所以須歸其母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其母守母則久視長生歸本則歿身不殆故勸之也西昇經云常能養母乃能長久

塞其兑

注兑目也使目不妄視

閉其門

注門口也使口不妄言　疏上雖勸其守

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次下文具顯守

復方術即閉塞等是也兑口也而六根之

中偏舉兑者明口既是三業又沾六根為

罪多也門五門閉五門不染塵境也前舉

兑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

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栖託山林或却
掃閑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
亦不真內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欲之境既
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
不乖真境豈曰杜耳閉目而稱閑塞哉蓋
不然乎斯乃閑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

注人當塞目不妄視閑口不妄言則終身
不勤苦也

疏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

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紀紛寔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刼載自唯甚苦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閑寛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而不苦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

注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內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終身不救

注䄄亂成也　疏及愚者為之即閉眼耳等根濟於穀色等事終身耽染沒命貪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也

見小曰明

注萌芽未動䄄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也　御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謂之明也　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强

注守柔弱者日以强大　疏既能見小則智慧增明復能用道兼知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强盛也夫學之初有定有惠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惠定之門用柔即是行解之術故六度之中有行有解前五是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惠是空行則兼空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用其光

注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

復歸其明

注復當反其光明於内無使精神泄於外也

疏光照外也既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

注内視存神不為漏失

是謂習常

注人能行此是為習修常道也　御曰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謂容用真常之道也　疏既即照而忘行圓德滿諸累以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釁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真教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介大也老君疾時主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行无為之化　節解曰吾夙夜介介心念守一於身也　王及羅什二家亡介小也我小有所知則便行於大道也

唯施是畏

注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恐失道意欲賞善恐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　御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

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之也

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别也介然微

小也言正真之道甚自平易假使我微介

起心以知行道者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

虛通妙絶分别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

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

不明履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无畏也今

乃起心分别乖於至道諸所施為動之死

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

注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注徑邪不平也夫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邪也　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熾　節解曰謂人好邪僞行妄徑也

朝甚除

注高臺榭修宮室　䟽無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朴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其故宇更起新宮彫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蕪

注農事廢不耕治失時也　節觧曰謂人不修其一朝夕自飾而生病故心荒穢也

䟽徭役既繁農夫喪業東皐不作南畝荒蕪

倉甚虛

注五穀傷害國無儲也　節解曰謂不守

固其一則五藏空乏故曰虚也　疏稼穡

有退國用無貲杼軸既空倉廩斯罄

服文彩

注好飾僞貴外華也

帶利劍

注上剄强武且奢　御曰文德不修尚武

備也　節解曰謂好華服於身一去邪來

帶利劍仗刄備為鬼邪所病

厭飲食

注多嗜慾無足時　疏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莫耶以衛其命醪醴羶腥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民嗟乎饕餮一至於此

資貨有餘是謂盜夸

注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刼盜以為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之也　節鮮曰謂好其甘肥以養其容一

去其中百病並生乃以資貨備於死喪也非道也哉

注人君所行如是死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　御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歎也

節解曰謂人不行一但念好服美食可以為盜賊不能止病却死故非道也

疏多貲多斂如盜如賊既畜既積且矜且誇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行人道心解之者朝

甚除無善功田甚蕪心荒廢倉甚虛無道德服文綵好飾詞帶利劍貪心銳厭飲食躭滋味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善建不拔

注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也　疏建立也拔傾也能建立道心之人志願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

王盧曰夫言車者以衆材合成乃名車也君以衆人共載乃成君也然無材車何

以為有無人君何以為高故愛車者當須
重材寶元者當須守人也　節解曰謂道
真無名抱一內守不外求故曰無譽也
善抱者不脫
注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也
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
也言善持真行之人一之永得終無差失
子孫祭祀不輟
注御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

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真人　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注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注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注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也

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內外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也　疏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元默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方歸附化無不被其德能普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誰亡誰存

以家觀家

注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注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注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老君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觀之而知也　疏夫堯舜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乃至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為龜鏡矣

含德之厚

注謂含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注神明保佑含德之人比若父母之於赤子也　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文

毒蟲不螫

注蜂蠆蛇虺不螫之也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赤子不害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

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　御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毒螫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　疏毒蟲蛇虺類也攫鳥鷹鸇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妙達故不為三毒所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

注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

心不移也　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
固喻含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
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言握固此
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注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
精氣多之所致也　疏字林云峻小兒陰
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雌雄交合之道而陰
恒怒作乃精滿室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

和无為虛泊雖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合和之相蓋以精粹之至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注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炁多之所致也　御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和氣之源動作者由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由純和之至此赤子含炁也　疏為无心

作斅和氣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彫萬物而不乖於無言此一句明口業淨也前言終日嗁號而不嘶嗄者為无心作斅和氣不散也

知和曰常

注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　御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者也　疏知此不言之言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道也

知常曰明

注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元妙

疏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益生曰祥

注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　疏祥多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

心使氣曰強

注心常專一為和柔故神氣實內而形柔

若反使妄有所為則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　御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　疏心神也氣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物皆空身亦虛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

注萬物壯極則枯老枯老則不得道矣

疏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

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
非道早已
注不得道者早已早已者死也　御曰凡
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强是謂不
合於道當須早已已止也　疏已止也既
非真道應須止而勿為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五

道德真經集解卷六

唐蜀郡張君相述

知者不言

注知者貴行不貴言　疏知道之士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无為謂是也　節解曰謂一不可說也

言者不知

注駟不及舌多言多患　疏封執名言執

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知與黃帝是也

節解曰謂說者不知一也

塞其兌閉其門

注塞閉之者欲絕其源　御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競故云塞其兌既無愛染則嗜慾之門閉矣　疏塞者息言論閉者制六情也　節解曰謂閉塞九竅固精守氣也

挫其鋭

注人情慾有所鋭為者當念道无為以挫止之　疏止貪競也

解其紛

注紛結恨不休者當念道恬怕以解釋之

疏釋恚怒也

和其光

注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耀亂人也　疏接愚俗也

同其塵

注不當自別殊也　疏混世事也上来数句前已具釋今略帖文不復詳辯所以重言者明此数句於學門切當故重出之也

是謂元同

注元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　疏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圓德滿故與元理符同　裴曰光智也塵愚也衆生飾智以耀人縱愚以染患

聖人和光不耀同其塵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　御曰元同

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也

故不可得而疎

注志靜無欲與人無怨　御曰汎然和衆

不可得而疎　疏道契重元境智雙絕既

兩忘於物我亦一觀乎親疎

不可得而利

注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御曰無欲

故不可得而利

亦不可得而害

注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　御曰無欲

可爭故不可得而害　疏夫利害者與乎

存亡死生無變於已況利害之間乎故莊

子云不就利不違害

不可得而貴

注不為亂世主不處闇君位　御曰體道

自然而然故不可得而貴

亦不可得而賤

注不以乘權而驕不以失志故屈　御曰洸然無瑕滓故不可得而賤　疏夫富貴者興乎榮辱也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以貴以貴賤語其心也

故為天下貴

注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　御曰

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貴　疏既遣蕩乎親疎又虛忘於利害毀譽不關其慮貴賤莫屆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而貴之

以正理國

注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使至有國也　疏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輯理也夫聖人馭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

以理國此則偃武修文之時也

以奇用兵

注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令其用兵也

疏奇竊詐也剋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必資奇譎此則偃文修武之世也 節解曰謂治身者正於心不以口兵自傷也國身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

御曰在宥天下貴乎無為若以政教理國

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

以取天下　疏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

蘧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遣更增其弊未若

無為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

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

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茲乎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此今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

今日所見知之 御曰以此下文知之也

疏教主假設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

無事乎用此下文則知之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謂防禁也令煩則

奸生禁多則下詐共相欺紿故貧也 節

解曰謂有為也 疏刑法嚴舉羅罪者衆

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

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貧也一句解

以政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矣　御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返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刻畫宮宇彫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

鏤玉文綉緣色日以滋起　疏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勛治身者多知巧詐貪取前境分别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　御曰無為既

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　榮曰珍好之物為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作　陳曰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舍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伎巧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弊倖之興不可革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注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為而民自化

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　節解曰謂守自然則元氣流行也
疏主上虛淡無爲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言老君自是聖人托撝謙之聖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注我無繇役徵名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節解曰謂人無事則形氣精神血脉充溢也
疏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

居業六合同歡輕徭薄賦不富如何

我好靜而民自正

注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 節解曰謂人虛心不邪念則氣存形中也 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朴

注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隨我以為質朴 節解曰謂人無情欲守一堅固則

精氣淳厚不衰耗也　疏君上寡欲少私
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朴也
自聖人已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也
其政悶悶
注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
其民醇醇
注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
疏悶悶寬裕也淳質朴也言君上無為布

政寬裕下民從化皆多淳朴也

其政察察

注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其民缺缺

注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踈薄

疏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為為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夫治身亦宜虛忘寬簡不得治心急速也

禍兮福之所倚

注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福來禍去

福兮禍之所伏

注福伏匿於禍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 疏倚因也匿伏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三事近由一心福則在於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

注禍福更相生誰知其窮極時也

其無正

注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而無國也

疏孰誰也禍福之徵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塗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其極乎上士達人忘我濟物體茲正道悟彼重元不為禍福之因故無禍福之報故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今所以輪轉無極者為其不懷正道故也

正復為奇

注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也　疏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為正未能忘遣不與實相應故為虛詐也

善復為祅

注善人皆復化止為祅祥也　疏縱為善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為祅孽故莊子云為敎為名為祅孽也　顧曰設欲為善

乃為妖孽名聲之善也　節觧曰為人得道之福不能守一輙有驕盈邪意復生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言人君迷惑失正已來其日固久矣

節觧曰謂世之人不能守其一惑於邪偽失福得禍從來久遠非獨今日也　疏言凡鄙之人所以為妖為竒者以其愚痴迷惑其日固久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故西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注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 節解曰方謂一之正道也守之當堅行之當久無復以邪自傷割也 疏聖人體道方正軌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已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廉而不害

注聖人行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民也

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　疏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不穢而穢故莊子云大廉不慊又云廉清不信　節解曰廉謂氣之清也不可以穢濁妨道行也

直而不肆

注肆申也聖人雖曲己從人不自申也

疏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

物不由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　節解曰謂一之功平隨心委曲不可以繩墨為正

光而不耀

注聖人雖有獨見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　御曰聖人善化不割彼以為方不穢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但修之於身而天下自化肆申也

節解曰光謂神明流通內潤形中不須火

燭為耀也　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耀於物忘其照也故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

治人

注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也

事天

注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

莫如嗇

注嗇愛惜也治國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

身當愛精氣不放逸也　疏天自然也式

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

元者無過用无為至法也

夫唯嗇是以早服

注早先也服得也夫儉愛民財則人安愛

惜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　御曰何以聚

人曰財故能儉愛四方之人襁負而至早

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疏歎此无為之法

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伏魔試用

之治國則遠荒歸伏

早服謂之重積德

注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　疏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内制魔試外伏遐藩必須積行累功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

御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克能也　節解曰謂奸邪伏匿者皆由重一而積氣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注克勝也積德於己則無不勝也　疏克勝也亦得也言累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伏無不獲勝也　節解曰謂重一氣積邪除病愈故無不克勝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注無不克勝則莫知己德之窮極也　疏能知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遠莫能知其窮極者也　節解曰謂一行身中除邪愈

病莫知盡極則其命長存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
福　疏既理無不契則深遠無極故以有
國涖民為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
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　疏既
為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

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无為虛淡故可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蔕

注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蔕如樹木根不深則拔蔕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

長生久視之道

注深根堅蔕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　疏根本也蔕迹也根能生蔕以譬本能生迹

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蔕夫根不深則傾危蔕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蔕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視照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注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去腸不削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

疏烹煮也鮮魚也言煮小魚撓之則糜爛任置即自全喻理國無為即太平躁

動則荒亂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神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　疏蒞臨也言用正道以臨天下者使邪魅之鬼不敢爲妖孽之患也　顧曰神者靈効之謂也以道居位臨理天下則太平太平之代鬼魅不敢神以道修身則真照得一得一之士尸魄不靈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注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人也 御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也但其不敢見怪以傷人矣 疏神靈驗也非此鬼不靈驗也但以福佑於人不損傷於物治身者鬼以諂魅爲義即是擾動邪婬之心也言以正道理身諂魅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其真照故不能傷行也 節解曰非謂鬼無神也道在人身故神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注非其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御曰鬼見神怪傷人者由聖人有為失道故也今鬼所以不見怪傷人者蓋以聖人行無為清淨故爾　疏諸本作亦字張係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作亦字今用之為是言非此鬼不傷物但為聖人以道涖位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傷害於人力在聖

理故云亦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但動心不能傷行以為聖智制伏故雖動而不能傷寂也　節解曰謂人行治道與神明相合內無陰過故鬼不能傷也外無陽罪故聖人不能刑也人之行一天神在外衛身在裏護形元氣混沌皆共治身已之所行上法於天頭戴日月光明星辰列宿皆在身中精神呼吸食玉英也

夫兩不相傷

注鬼與聖人兩俱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

注夫不相傷者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　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傷害而守其分兩無𠎝鬩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相親附也理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已行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

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大國者下流

注治大國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於細微也

天下之交

注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節解曰泥丸為大國口為小國口承上下灘丹田丹田則地郊也 疏大國則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

江海處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
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慕義滿於郊郭也
本亦作交字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故勝牡
注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女所以能
屈男者陰勝陽也以其安靜不先求也
疏天下之郊疊前文以生後句也牝雌靜
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欵附
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雄躁也

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為先也

以靜為下

注陰道以安靜為謙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注能謙下者則常取之　疏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歙附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注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

御曰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也

節解曰謂泥九居上爲大國丹田處下爲小國行一之道閉氣嚥液下流丹田液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氣胎息引之還補其腦推而引之雲布四海故上取下聚也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注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也　疏或不定言小國用柔故聚於大國之中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聚取斯别故言或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取畜之使爲臣僕也　疏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也不過欲兼愛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

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也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注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為謙下也　御曰一求臣妾一求援事是兩者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盈滿故云大者宜為其下　疏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陵大故陵大者宜為下此則高

者抑之義也　節解曰兩者謂泥丸丹田

也泥丸欲氣昇丹田欲氣降共成一神也

道者萬物之奧

注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

密也亦藏府也言道生成萬有囊括百靈

大無不包故為萬物藏府也

善人之寶

注善人以道為身寶故不敢違失也　御

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寶而行之而無患累也　疏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元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注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　疏保守持也流俗之躭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也

美言可以市

注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夫市交易而退不

相宜善美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也

尊行可以加人

注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也　御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善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買之售相率而從善矣　疏不善之人心行澆薄言多佞美好為飾詞

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守弱撝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注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盖三皇之時無有棄民德化淳也　御曰不善之人亦在德化而已何棄遺之有乎　疏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宏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慈救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欲使教化不善人也　疏既接濟無遺

宜設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幾置三公

而論道調治陰陽輯熙治政意在舟航庶

品亭毒群生自開闢已來真君出世體道

權應而為帝王上以象三清而置僚署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

道也　疏拱璧抱璧也謂圓全大璧也駟

馬一乘車也古者名士必先賚拱璧後遣駟馬之車言縱有高蓋全璧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修進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氛譪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　顧曰皎潔修名謂之尊行自尊於行者可以加勝於人殊非至也　孫曰美言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可以加衆人之上夫道之出言淡乎無味聖人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詞以悦百姓之耳飾行以耀萬物之目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

注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 顧曰無假遠索日日求之但行積於身得之於心元悟在我也

有罪以免耶

注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可以解怨免於衆邪也羅什等曰廻向善道

以免諸惡

故為天下貴

注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也　御曰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為天下貴也　疏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為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刼不會

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譴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為無為

注因循而成故無所造作　疏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為即無為是也故無為即為為即無為也　節解曰謂為一者不為身也

事無事

注不預設備除煩省事也　䟽事者色殽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空照不乖寂雖涉事而無事也　節觧曰謂事一者不事人也

味無味

注深思遠慮味道之意也　䟽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色味雙寂雖復取味而無滯也

大小多少

注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

報怨以德

注行善修道絕禍於未生也　御曰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懟今既守分全和是故能報怨以德也　疏怨懟也報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

少之業今欲滅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為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靜物我冥一何愆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謂也

圖難於易

注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　疏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度遣却惡道之難者必須觀察初心既無作則無報也

為大於細

注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

御曰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與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

疏細小也為巨舋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注明上文所預圖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注處謙虛也　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易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釁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故能成其大

注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

注不重言也　節解曰謂人輕諾者失自

矜之實也　疏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信實後則貽於寡信之責

多易必多難

注不慎患也　御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於易後必多難　疏此合喻也夫輕易許諾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為罪必招八難之重殃故修道之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

故終無難

注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疏猶尚也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而不為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注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曾蹈火又云遠火非逃勢即

斯義也

其安易持

注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　疏安靜也持守也言聖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也

其未兆易謀

注情欲禍患未有形兆之時易謀止也

疏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

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

注禍亂未動於朝夕情欲未見於形色如

脆弱易破除也

其微易散

注其事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疏脆虛

輭也猶如菓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必

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除也

為之於未有

注欲有所為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一疏為學也言聖人修守常在未有緣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注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預閉其門也

疏亂者謂結業以成為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萌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為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注從小成大也　疏夫百圍之木生於毫
微喻三塗重釁原乎一念而以木為喻者
言木從小至大遂能蔭敵日光譬染心從
微至著亦能覆蓋真性若推此樹起自虛
无即空而至樹亦非有四塵所成故也煩
惱為義起自虛无即空而言亦非有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注從卑立高也　疏層猶級也言九級之
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禍起乎一念

染心昜諸學者深宜戒慎

千里之行起於足下

注從近至遠　疏河上本作千里此言百仞且七尺曰仞夫陟百仞之高岑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託百仞況方造未息

為者敗之

注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廢於慈仁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注執利遇患執敵失身堅持不得推讓返還也 御曰凡情迷執不能忘遺動成執著執者求得理必失之 疏至道虛空無為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為為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失之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注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不為殘害故無敗壞

無執故無失

注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從為也民之為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之　疏幾近也

凡人從於有為之務執心豫競分别取捨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

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終當如始不終懈怠　疏此戒慎學人令道心堅固終始如一豈有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注聖人欲人所不欲者人欲彰顯聖人欲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衆人欲於財色聖人欲於道德

不貴難得之貨

注聖人不眩晃為服玩不賤石而貴玉

學不學

注聖人學人所不能學者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

復衆人之所過

注衆人學問反也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之者使反本實也　御曰聖人不求過分之學也　疏聖人靈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

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可貴乎
又達真假無差故能無學學即不學不學
即學不見學異不學異學故西昇經云吾
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河上本作復諸家
作備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為不能忘學故
執學者以防衆生之禍患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
注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
性

而不敢為

注言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恐離本也　疏輔助也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乖真今聖人欲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為無不為也今言聖人不為者亦欲輔導群生復彼自然之理故言不敢為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六

道德真經集解卷七

唐蜀郡張君相述

古之善為道者

注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注不以道教民明智奸巧也

將欲愚之

注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朴不詐偽也　御曰人君善為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

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朴令如愚也　疏為道猶修道也言古昔善修道之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時不耀於人閉智塞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以其智太多而為巧偽　御曰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從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與是以難理　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治者為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

化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注使智慧之人治國政之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為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注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為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為國之福也　御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難鮮自然智詐

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疏若用明智察俗以理物者既乖淳和人同賊害言無為至虛至静忘心遺智尸居元默以斯御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為賊不智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

御曰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

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亦為君楷模之法式也　疏兩者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智為賊不智為德則可為修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　節解曰謂去智守愚則病除氣盛此治身之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元德

注元天也能知治國治身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疏常能知無分別為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元之大德也

元德深遠

注元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

與物反

注元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於己元德欲施與人　節解曰謂一之深遠乃在太清降下絳宮入子形中物皆枯死子獨長生故與物反也　疏冥真契道謂之元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乘於俗故與物反

然後乃至大順

注元德之人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　疏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物後言順俗則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曰前言反者此言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也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

雖順而小令不順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語默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而能順能不順不順乃至非順非非不順故名為大順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注江海以卑下故衆流共歸之若人民歸就王者也　疏王往也百谷百川也言江海所以百川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窪下

之地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為蒼生之所歸往也

故能為百谷王

注以其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　疏此結成其義故經云海為百川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

注欲在民之上也

以其言下之

注法江海處謙虛　疏欲令一切眾生居

已之上所以言貌柔和恒自謙下

欲先民

注欲在民之前也

以其身後之

注先人而後已也　疏欲令衆生在已之先已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得道我常不有望前則處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注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為重　疏聖人恬惔無為少私寡欲處民之上為君而使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鮮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戴荷而不亂也

處前而民不害

注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　疏處物之前而為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清晏利物宏多

而無損害又觧云聖德遐曠百姓樂推懷荷恩澤豈敢傷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注聖人恩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為主無有厭之也

以其不争

注天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争先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争

注言人皆爭於有為無有與吾爭無為者

疏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爲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爲順平等是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乎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老子言天下皆謂我道大我則佯愚似於不肖也　疏河上本作肖諸家云笑笑者老君體達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

莫不尊之為大聖也何意得如此只為接物謙和不矜夸嗤笑故致然也　頎等曰不與物同故云不肖言老君道尊德貴誠可以為大然則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智不似愚故言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注夫獨名德大者則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裁不賤人而自貴也

若肖久矣

注肖善也謂辯惠也若大辯惠之人身自高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也夫

注言辯惠者唯如小人非長者矣　疏獨猶聖德高大故不夸笑於物若其夸笑久是群小也河上云肖者猶善也言衆生不能履於善道者皆為我大故也獨猶驕慢我大所以不能履行善道者久當卑小謙

退也 顧等曰大聖之人故無所似也若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則道有封執此乃細碎之人豈虛妙之大聖乎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注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

疏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夸肖於物者為歸依三寶寶重而持之故能然也

一曰慈

注愛百姓如赤子 疏慈念蒼生拔苦與

樂此道寶也

二曰儉

注賦斂若取之於已　御曰慈則廣救儉則足用　疏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注執謙退不為唱始　疏謙撝柔弱先物後已退身度人此師寶也　節解曰謂人形中有精氣神等寶而藏之可持以生也

夫慈故能勇

注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　疏内藴大慈外宏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

儉故能廣

注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大　疏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大

不敢為天下先

注不敢為天下首先

故能成器長

注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

也 御曰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光與人

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也 疏只為

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居界外獨處玉京

為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為神器之

尊

今捨其慈且勇

注今世捨慈仁為勇武也 疏捨去慈悲

且好行剛勇

捨其儉且廣

注捨其儉約但為奢泰　疏棄其儉素而廣貪於物

捨其後且先

注捨其後已但為人先　疏忘退後之心趨進先之行

死矣

注所行如此動入死道　疏総結上三捨既乖三寶適淪溺三塗故言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注夫慈仁者百姓親附併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　疏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為塵沒故獲勝也又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注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

營助也　御曰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衞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衞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衞之　疏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俯相衞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為先四等之中用慈為首是知慈之為義大矣哉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

注言貴道德不尚武力也　御曰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於德故云不武

疏言古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為不捨慈而為武勇也

善戰者不怒

注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胷中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御曰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者也　節解曰謂閑口和精萬神喜悅也　疏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空是以無心喜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求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伏　御曰師克在和和則不爭　節解曰謂以口行一萬鬼自伏故曰不爭　疏不為塵染名曰勝敵既無喜怒何所爭耶

善用人者為下

注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為人執謙也　疏夫能行謙下者必為物之所歸故能役用

於人也

是以不爭之德

注謂上文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鬭之道德也　疏不與物爭故能成己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也

是謂用人之力

注身能為人之下者是謂用人臣之力也

張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　疏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為己用此結善

用人為下也

是為配天

注能行此者德配天也

古之極也

注是乃古之極要道也　御曰善勝是不

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如此者可以配

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疏配合也

天自然極道果也言善修道之士妙體真

空達於違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

然羿古始之極道此總結也

用兵有言

注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　疏用兵謂權智攝化衆生亦是聖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也

吾不敢為主

注主先也我不敢先興兵也

而為客

注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節解曰上兵謂口也下兵謂陰也口言妄則自傷故言謙讓也輕用陰則喪精故不敢為唱而為和也 疏主者我身也客者前塵也言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我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池為退 御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

營為則以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寸而退尺　疏進取也退捨也少以況無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忘體元中一離彼二偏故無無無為之可取亦無有為之可捨也

是謂行無行

注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　御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

與無行同也　疏既遣蕩有為又洞忘境
觀故無以行為行也
攘無臂
注雖欲攘臂大怒若無臂可攘　節解曰
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也
執無兵
注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
傷彼之民羅罪於天遭不道之君不忍喪

之也　御曰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

故雖執與無兵同也　疏雖形去智故無

兵可用也

仍無敵

注雖欲行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　疏

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禍莫大於輕敵

注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

休輕戰貪財也　節解曰謂自恣交接者

則有喪禍之災　疏輕凌侮也敵前境也

輕染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

輕敵則幾亡吾寶

注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

節解曰寶謂精氣也輕敵數戰則亡失精

神也　疏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捨慈

而勇謂之侮敵招於巨釁故盡喪三寶也

故抗兵相加

注兩敵戰也

則哀者勝矣

注哀者慈仁士卒必遠於輕敵也　御曰抗舉也兩國舉兵相加也　疏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鑒前境則能使兩忘物我清淨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子言我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

疏吾言即前章是也所言非此則易知也

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人惡柔弱好剛强也　疏莫無也老子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之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返也　顧曰宗本也君主也言雖殊塗同本虛無事

雖異趨同主靜朴　蔡曰言以無言為宗事以無事為主　御曰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君　疏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言教雖廣宗之者重元世事雖煩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世人無知是我道德之闇昧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　御曰夫惟世

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　疏不我知猶不知我也唯彼衆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

疏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也則法則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為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注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於人也　御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也　節解曰謂聖人貴道德而賤其形衣皮帶毛含一抱元不貪官爵內養神明以精為玉以氣為金故能變化昇入紫宮　顧曰褐者粗賤之服玉是精貴之寶凡庸之人心實不知外假明哲羊質虎皮是乃德之病　䟽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行解具足故成聖人褐是

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被褐
也內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而恒
真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

知不知上

注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　疏聖人妙
契重元迹不乖本洞忘虛遠知則無知至
本虛凝故稱為上故莊子云孰知子之不
知耶吾惡乎知之也

不知知病

注不知道而言知是乃德之病　節解曰謂不明於道但明於俗不知食氣而知食味故病也　疏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救苦故稱為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苦衆人有此强知之病是乃不自病也　疏聖人無知識之疵而凡庸有分别之病為病衆生之病所以同凡說法演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

病故云不病也

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聖人無此强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以悲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强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　頤曰凡庸之人妄執强知之病以自分別往而不返良可歎息其惟聖人真知妙本洞達

言教獨能以其慈仁哀憫衆生强知之病

葢以其自無病也　疏聖人能虛寂兩忘

境智雙遣元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

有何病累

道德真經集解卷七

道德真經集解卷八

唐蜀郡張君相述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注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大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保精養神順也承天也

疏威謂威刑即諸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無狹其所居

注謂心居神常當寬柔不當急狹也　節解曰謂無狹健在俗間深山廣澤可養性也　御曰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室生白也

無厭其所生

注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於空虛喜於清淨若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為伐命散神也　節解曰謂厭生死者

故行一愛氣惜精為生之寶　御曰身所生者神也無厭厭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也

盧曰所生謂神也心靜而神安心躁而神去

疏厭捨也狹局也居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行道人必須處心無係不得域情狹劣厭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幻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耽愛亦不可厭憎故耽愛則滯於有為厭憎則溺於空見不耽不染處中而忘中是真學道者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注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淡泊無欲即精神居之不厭也　疏惟彼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境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

注自知己之得失

不自見

注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　疏智

符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

忘隨體故不自見

自愛

注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注不自高貴榮名於世　疏保養真性不

輕染故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已不自

貴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而為言也

勇於敢則殺

注勇敢有為則殺身矣　節解曰謂貪為交接陰陽欲得快心生往死還此曰勇也輕道慢神則致身夭此曰敢也二者皆自殺也

勇於不敢則活

注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也　疏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滅死也活長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此兩者

注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注活身為利殺身為害　疏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則長生故利

進身貪染則歸於死滅故害也

天之所惡

注惡有為也

孰知其故

注誰能知天意天故不敢犯也　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敢行之乎　節解曰謂天常惡其

勇敢愛其怯弱含生愛氣誰知天意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　節解曰天道貴和也　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已者必獲勝善報也

不言而善應

注天不言而萬物自動以應時也　御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

疏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

惡必應

不名而自來

注天不呼名萬物萬物皆名陰而向陽也

御曰天道不名萬物使從已然物不能

違自來順天命爾　疏善惡報應隨其行

業不待呼名而必自來

繟然而善謀

注繟然寬大也天道雖寛博善謀慮人事

修善行惡各蒙其報　疏謀計數也言幽

途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無失也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注天之羅網恢恢甚大雖則踈遠若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疏恢恢寛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寛大踈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無差失也　孫曰所謂不言而善應者天道不言而善自應也明夫善應者不在多言也　盧曰寂寞無

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曰善應

民常不畏死

注治國者刑罰深酷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慾傷神貪財殺身而民不知畏也

奈何以死懼之

注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其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乎　疏此斥凡情迷執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

曾無恐懼故發奈何之歎深哀痛之節

解曰謂人不求生快意於情慾聞善不修

知惡不改何識益乎

若使民常畏死

注當除已之所殘剋而教人去其利欲之

心也

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

注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詐偽乃

應王法執而殺之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

主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御曰若使世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慾常畏於死而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　疏貪慾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為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造罪耶

常有司殺者殺

注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之過天網

恢恢踈而不失者是也　御曰如此竒詐

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

節解曰謂口也在口左為司陰口右為

司殺人有陰過則司陰白之於上天考人

魂魄人有惡言則司殺白之於司命司命

記之罪滿則殺之也　疏此刑網自有宰

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北都羅酆泉曲

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斵

注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柄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

節解曰謂天道賞善罰惡治人之身若大匠作器善者則成惡者則敗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乎

注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矣

御曰

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惟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　疏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刑罰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專輙强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之士運斤夫拙士運斤工非其任豈唯所作不成抑亦反傷其手强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釁也　節解曰謂人治身各有優劣若工匠斲器而有巧拙巧者則器成形拙者則少不自害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注民之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食稅下大多也　疏飢謂內無道德也上心也心為五藏百行之主也故稱為上稅聚歛也食滋味也言行人所以不懷道德者為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　節解曰飢謂氣不足氣所以不足者坐口嗜美味也食多謂寔畜積為僻故防禦百端也

是以飢

注是以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也

疏結前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為

注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也

疏所以百行馳騖紛然難理者只為心貪有為故也心若無為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唯在一心

是以難治

注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也　節

解曰百姓謂百脉也所以盈縮不和平由口不含一唇乾液竭故脉失精泄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注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活之事太厚貪利以自危也　疏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順顛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即死生既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　節解曰謂人所以不顧其死者由養形太厚恣其口腹失其生

道故死也

是以輕死

注以其求生太厚故輕入死地也

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注夫惟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心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則賢於貴生也　疏賢善也元悟之士非色滅空嗒焉坐忘而生無生相是以羶腥榮利厭穢風塵故獨不以生為者善能攝

衛貴生之人也　節解曰謂夫獨能憂生於未生憂形於未形但念無為舍自然者此乃為賢貴道安其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

注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強

注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注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注和氣去也　疏言人生存有命則諸節柔弱及其死也則骨肉堅强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存也死而堅强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為辯其勝劣者也

夫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强者死柔弱者生也　疏徒類也是知行剛强者乖於

和理故與死為徒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為徒此合喻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注雖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為一強故不勝也　節解曰兵謂口也口強為人所窮陰強為女所侵也　御曰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生也

木强則共

注木强大則枝葉共生其上　䟽兵謂三業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强暴前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樹木粗强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梁柱宏壯故椽瓦壓其上也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注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强扶弱自然之効也　節解曰謂髮以柔

弱為人所戴體骨堅強為人所勞　疏堅
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堅強之人
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注天道杳邈舉物類以為喻也　御曰天
道元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
注言張弓和調之義如是乃可用耳天抑

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　疏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可運箭傲慢有餘者必招損敗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注天道損有餘而益謙言天道常以中和為上　疏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出此文

人之道則不然

注人道與天道反

損不足奉有餘

注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强

御曰天道平施裒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者也　疏人間世道好行浮偽趁勢競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之人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注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

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也 疏

孰誰也言誰能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蒼生

乎唯當體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

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

注聖人為德施惠不恃望其報

功成不處

注功成事就不處其位　御曰推功於物

不處其成

其不欲示賢

注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其榮名畏天損有餘也　御曰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也　疏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大至功而功成不處者意在撝謙退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己之賢能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注言水柔弱圓中則圓方中則方壅之則

止決之則行　張曰以為天下萬事凡事不同以柔弱言之莫過於水以喻道行謙柔和綽隨物通生浸潤如水也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注水能壞山摧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　疏物性柔弱莫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強莫在先者無為破有其義亦然　節解曰水者内即口中津液也漱而嚥之則

能攻邪破惡徹於骨髓若麴糵之消米方藥無復能先也

其無以易之

注夫攻堅强者無以易於水也　御曰以堅攻强二堅俱損以柔制强則强損柔全故用攻堅强無以易於水也　疏言水能攻堅百王不易之事無為破有萬代不刊之術

故柔勝剛弱勝强

注水能滅火陰能銷陽舌柔齒剛齒先舌

亡

天下莫能知

注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

莫能行

注恥卑謙好強梁　節解曰謂人含精飲

氣統御血脉百姓日用而不知　疏水能

攻於金石故知柔弱勝於剛強此乃愚智

同知而舉世無人能依而行者也

故聖人言

注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注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細流即能長保社稷為一國之君主也　御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也　疏國邦域也垢辱也言體道之士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達於

違從身受屈辱不與物爭故堪為社稷之主以牧蒼生也　節解曰謂人形以左魂為社右魄為稷御一氣以為君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注人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天下也　節解曰國謂形也言一出入脾中化滓變液去故受新以養五神故王於藏府者也　疏不祥猶不善也言聖鑒虛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輙自

責躬引過歸已此可為天下君王也昔成

湯自翦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

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子

正言若反

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也

節解曰謂俗人所欲者以鮮潔為尊香

美為上而道以受垢為主處下為王言一

與人反也　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

俗皆好美好榮而今乃受垢不祥故若反

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元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

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御曰與身為怨懟之大者情慾也和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慾故曰和大怨也

必有餘怨

注任刑者失人之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也　御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曰必有餘怨　疏怨懟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行人雖捨有無得非有無和二邊為中一而猶是執元未體於元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為善

注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為善　御曰既有餘怨則不可為善　疏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　節解曰謂口也言唱必有和人能行道道來應之唱人以善善人和之則無有餘怨也今時之人好行邪想邪想從之呼召邪鬼鬼來應之唱人以惡惡人和之安能得為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注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而不責於人

注但刻契為信不責人以他事也　御曰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化於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无為　疏契信也合也左陽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使

俱會出玆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
義言執左契此則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
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幾聖人妙契環中
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雖復匡御衆
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　節
解曰左契陽德也言聖人不和大怨但自
修德不行責過於人

故有德司契

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

注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民所失　疏司主也徹迹也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君猶滯筌蹄未能洞遣迹既不泯故言司徹也

節解曰謂人行道德司命賜筭人行其惡司殺徹其籍此之謂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天道無有親疎唯與善人則與司契同也　疏天真之理何有親疎上善之人自

然苻會即向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

小國寡民

注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以儉約不為奢泰人民雖衆猶若寡之不敢勞役也

使有什伯

注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貧富貴賤不相侵犯也

民之器而不用

注器謂農人之器也而不用者不徵召奪

民良時也　御曰什伍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為什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也　疏國域也心住空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行器即什惡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不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　節解曰小國謂形中什伯謂五藏心與腎為什肝與肺為伯閉口行氣則什伯氣盛而無不用

使民重死

注人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貴生

而不遠徙

注政令不煩則民各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也　御曰少私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　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遂前境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注清淨無為不作繁華不好出入遊娛也

疏舟輿謂三乘教法也舟在於水能濟

渡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西

昇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

陸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得理忘言故

能遣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注無怨惡於天下也　疏雖有身心兵甲

隳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說此一句覆釋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注棄文反質信不欺也　御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反朴還淳歸於三皇結繩之用也

節解曰謂人有道氣自流行為形中之用如結繩之信也　疏曰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復結

前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甘其食

注甘其蔬餐不漁食百姓　疏味至道也

美其服

注美其惡衣不貴五色也　疏德瑩身也

節解曰謂甘食其氣美服其道也

安其居

注安其茅茨之居不好文飾之屋　疏所

在皆安動而寂也

樂其俗

注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　疏和光人世寂而動也　節解曰謂安形樂神抱腹而歌吟也

隣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

注相去近也　疏鷄以司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思智慧之晨此之言教近證一心故言相聞也

民至老不相往來

注其無情慾也　節解曰隣國者兩耳也兩耳相望保其安也使神氣各有所守不來往相干故至老常能聰明也　疏會理體真即俗即道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境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寔言也不美者朴且質也　御曰信言聖教也信寔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也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

御曰美言者世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也

疏信寔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真契道所說言教寔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云犬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

節解曰謂信道言者則不美於俗事美俗事者則不信於道言也

知者不博
注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博者不知
注博者多見聞也不知者失真要也　御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　疏知道之人忘言絶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世人徒知有天地萬物不知已之所由生也是大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

心

善者不辯

注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辯者不文彩也

辯者不善

注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泉辯口多言亡其身

疏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罵天地故無可分別也且儒墨是非堅執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聖人不積

注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施貧　御曰積者執滯言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遣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也　疏積聚也言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　疏既盡也為施化也

言已所有道德盡持教人心無鄙悋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也已所有財寶盡持施散而果報彌多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注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其生也 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宏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注聖人法天無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天

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疏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為至教化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云不爭　張曰所言有舟輿無所乘之者且無為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絕往來何所乘用又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顧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

道德真經集解卷八

